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5nB338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

清 符（尼）說　師炤等記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  - 李模序
    - 行際序
  - 住秀州玅湛園語一
  - 住秀州玅湛園語二
  - 住秀州玅湛園語三
  - 拈古
  - 頌古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靈瑞禪師語錄序

金烏玉兔，交互爭輝，天苞地符，亭毒示異，世界清奇之氣，不在於此，即在於彼。況觀音大士現婆羅門身，赤腳渡流沙河來，壁觀九年，分皮析髓，一等是人家男女，纔跨得渠門限，骨頭都換卻了也。我吳閶素稱法教淵藪，虎丘一片石壁立萬仞，諸峰兒孫羅列其下，時則有資壽之玅總、西竺之法海，惟久皆以錦繖英雄展繡旗作略，後先演暢，左右激揚，至今瞌睡虎穴中三日子，皆吒呀地到處哮吼。大宗之庭，唐哉！皇哉！終不敢耽耽正眼一視。靈嵓山頭旗鼓高張，凌跨宗祖，一旦以四眾排闥移鎮此山，攤出家藏原本契書，人人白晝見日，那知靈瑞符大師據虎頭、收虎尾，向威音已前早已逴得，便行趯倒洞庭山、掀翻柳毅井，出世為人唱虎丘之道。師資赤幟適出一時，吳越之間風行草偃，始靈瑞既玅湛，分身兩處，露刃當門，三關劈箭，平施陷虎之機；舉目提綱，力振張麟之網。語句流布，諸體畢具，一一如銕釘木札不可咬嚼、如干將莫邪不可嬰犯、如雲涌波譎不可按摸，真所謂頓挫瀏灕，舞劍器渾脫者耶！豈少林得肉之人、雙徑註莊之客可得睥睨？殆高安灘頭、高高山頂立不露頂者耶！讀是錄者，一杓半杓莫亂斟酌。
吳郡密菴居士李模題

序

昔達磨初祖佩西天識記航海東來，梁武以天子之尊而不契廓然之旨，經論精通如流支三藏輩亦皆溟涬其說，獨總持者以尼部綱領破禪學洪荒，儼然與斷臂立雪之可師雁行終古，苟非法身大士乘宿願力示隨類形，安能使拘拘質陋而昧本來者信有不立階差、一念頓證之玅道乎？故知斯事不可以高貴辨博，輒自誇詡無門之門，除是過量英雄乃能插足。若夫庸愚羸劣之夫，未許窺其戶庭而造其堂奧也。惟我靈瑞符大師賦性英特、發語逸群，既從靈嵓印下翻身，便向臨濟棒頭吐氣，孤行秀水眾楚皆喑，獨步東山千峰下拜，為之後者相繼誠難，方彼前賢實亦無媿，而大師善藏其用，退席閒居，嚴冷風規足莊僧史。今讀嵓華諸集，其玅句珠圓、雄機劍拔，走盤而盤局全輝、揮空而空輪絕跡，置之末山、無著諸師語中，俾具擇法眼者窮歲研精卒莫能辨。噫！說法垂機至此極矣，展卷掩卷一如毒鼓而盡喪偷心，然播其聲教于天下後世者，我不知其凡幾，即以此名無盡燈可也。
歲在庚戌仲秋前三日，玉峰匠心道者行際和南謹序。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第一

學人師炤等記

住秀州玅湛園語

上堂。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明逾寶月，瑞勝優曇，若非鼻孔相符，爭得心源共印？爇向爐中，供養始祖釋迦文佛大和尚暨禪宗第一祖飲光尊者、直下諸大祖師，恭願金輪統御，一人端拱御樓中；叡澤[雨/汸]流，四海五湖王化裏。」次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縱奪隨機，權衡在我，捏聚則聖凡罔措，分開則賓主歷然。爇向爐中，奉為創菴檀越、在會英賢，伏願頓超權學，直達唯心，迴入諸塵，廣興佛事。」正拈香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本無寶秘，豈有囊藏？苟非點著便知，不免重新說破。爇向爐中，供養靈嵓堂上本師退翁大和尚，用酬法乳。」斂衣就座。上首白椎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未白椎以前有一句子，從上尊宿總未曾說著，山僧今日忍俊不禁，眾中還有當機啟發者麼？」學人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」師云：「有耳咸知。」學云：「與麼則靈山雪曲玅，鴛水印紋新也。」師云：「何須按譜辨宮商？」學作禮，云：「敢為流通。」師云：「逢人不得錯舉。」學人問：「祖印高提於此日，請師一句接群機。」師云：「不問不對。」學云：「學人今日小出大遇。」師云：「莫漫矜誇。」學人問：「人天普集，凡聖交參，學人上來，願聞提唱。」師云：「分明記取。」學云：「寔為古今罕聞。」師云：「難為識者。」乃云：「道者家風，古今不異，三間茆屋，一味安閒，更弗向外營求，隨分有鹽有醬。若是佛法，山僧有口秖堪掛壁。」上首復白椎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便下座。

當日晚參，眾方集，師顧左右云：「便爾休去，太煞不近人情；欲更商量，大似平添缽柄。當處翻轉面皮，外不見有諸聖，內不見有己靈，凝然萬里一條鋉，作麼與山僧叩激？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看！看！秖這便是殺活拄杖，穿過衲僧鼻孔，刺破金剛眼睛。諸仁！縱有師子爪牙，且無用處，放行把住總在山僧。放行也，髮毛涕唾齊放光明；把住也，根塵識心應時銷落。且道放行為人好？把住為人好？」隨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理長則就。」復舉：「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閒和尚到，曰：『若相當即住，不然即推倒禪床。』便入堂內。山遣侍者問：『上座遊山來？為佛法來？』溪曰：『為佛法來。』山乃陞座。溪上參，山問：『上座今日離何處？』曰：『路口。』山曰：『何不蓋卻？』溪無對，始禮拜。

問：『如何是末山？』山曰：『不露頂。』曰：『如何是末山主？』山曰：『非男女相。』溪乃喝曰：『何不變去？』山曰：『不是神，不是鬼，變個甚麼？』溪於是伏膺，作園頭三年。」師云：「末山一向放頑，善藏其用；灌溪雖然性燥，不解輸機。山僧今日既冒臨濟宗孫肘臂，終不外曲。待他道：『上座遊山來？為佛法來？』但道：『總不與麼。』更問：『何不蓋卻？』向道：『也要與長老通個消息。』再說非男女相，卻云：『識得你也。總有尺八鑊頭，那敢安排著你？』山僧福薄德涼，無心坐此床座，既爾業緣難避，不免略露家風。」乃擲下拄杖云：「千秋標格從君看，大用須憑作者知。」

夏日，上堂。「紅雲似火，白汗如珠，行人路上，絕後再甦。」乃舉起扇子顧眾，云：「會麼？無限清風隨展握，用來不必更躊躇。」

孝子徐為等請為尊慈寶持總禪師對靈陞座。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眉毛廝結，鼻孔無差。紅爐燄上翻身，互相喝彩；紫電光中著眼，各自稱尊。爇向爐中，供養前住玅湛總公法兄禪師，伏願乘般若舟至涅槃岸，嘗為諸佛真子，永作眾生導師。」斂衣就座。學人問：「淨法界身本無出沒，因甚雙林樹下示有涅槃？」師云：「因誰致得？」學云：「與麼則今日全因方便也。」師云：「說得道理好，歸依佛法僧。」學一喝，師云：「命根猶在。」學人問：「天堂收不得，地獄豈能拘？無位真人向甚處安身立命？」師云：「意況不到。」學云：「若不上來，焉知端的？」師云：「莫被山僧舌頭謾過好。」學云：「學人爭敢造次？」師云：「作禮了退。」乃舉：「盤山云：『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？』盤山恁麼道，正是璞玉渾金未經剖煅，雖則貴重可珍，其奈光彩未發。山僧雖非敏手，今日因孝子徐古顏等殷勤三請，勉陞此座，與緇素前略加雕琢，不圖取悅人天，秖期適用時世。三界無法，不消一箚，何處求心？大地平沉，四大本空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佛依何住？迥無著處。既無著處，則堂堂獨露，逼塞虛空；歷歷全該，貫通今古。截斷生死根株，掀翻去來相貌。且道：如何是我總兄歸根得旨一句？」擲下拂子云：「水流原在海，月落不離天。」

超瑩道人齋，上堂。「達磨面壁乾盡髑髏，若不得神光血滴滴地出一臂力，怎能彀起死回生剋由？叵耐年深月久，毒氣太甚，觸著嗅著，一個個撒風撒顛、呵佛罵祖，目睹瞿曇猶如黃葉，道一大藏教是破草鞋、十地聖人是守屍鬼、二乘聲聞是擔屎漢，古今天下不奈這一隊何。山僧今日有個療病神方，將來布施大眾。」隨以拄杖旋風打散，歸方丈。

上堂。「言語上簡刮，粘唾癡蠅；心性上鑽研，沒泥香象。山僧自幼不曾行腳，草鞋錢那知貴賤？近日開個燈心皂夾舖，有人來買，三文、兩文隨分賣與。忽然遇著家貲巨萬底走到門裏，一眼覷破，道：『嗄！原來秖有這些。』道了便行。大眾！還怪得伊恁般話麼？你若分疏不謬，正要借伊拔本；倘或依舊零星沽販，山僧恰好一場失利。」

中秋，上堂。「十五日已前，當暗中有明；十五日已後，當明中有暗。正當十五日一句又作麼生？月色有圓夜，人心無滿時。」

施主請上堂。「達磨從不會禪，仲尼何曾識字？一對無孔鐵鎚，至今無處出氣。且道是甚麼礙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梵語唐言，泥裏有刺。」

眾居士請上堂。徐居士問：「濟上風規人盡仰，師登寶座請垂慈。」師云：「吾無隱乎爾。」士云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雨滴峁花落翠寒。」士云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胡僧持咒口喃喃。」士云：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一箭射一群，大地無寸土。」士云：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錦衣公子貴，結伴御街遊。」士云：「人境已蒙師指示，向上還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山門日日向南開。」士作禮，師云：「往來不易。」巨宗道人問：「末山不露頂，凡聖難窺；禾城乍建標，龍象交集。耀古輝今則且置，超宗逸格事如何？」師舉拄杖，云：「有時拈向千峰頂，劃斷天雲不放高。」宗云：「大方之家果爾不同。」師便喝，宗作禮，云：「片言塞殺灌溪口，臨濟兒孫總喫驚。」師云：「不勞讚歎。」乃云：「道絕方隅，蹉過者非真豪傑；法離聞見，猛省者即大丈夫。拈匙放箸，全彰古佛家風；掃地焚香，徹證祖師巴鼻。不借他人力用，打開自己胸襟，吐一句則玉潤珠圓，赴一機則風行草偃。山僧百不知、百不會，眼孔未能辨親、辨疏，口門秖堪喫粥、喫飯，今日被諸檀越抑逼將來，既無禪可傳、又無道可道，聊倩木上座應個時節。」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會麼？即此見聞非見聞，無餘聲色可呈君，個中若了全無事，百億身從當處分。」復卓拄杖一卓，下座。

寶持禪師忌辰，孝子徐焉、徐然等請上堂。僧問：「擊碎聖凡窠窟，截斷生死根株，具此風規，憑何力用？」師打，云：「莫教忘卻。」僧云：「斬釘截鐵，已見全提；就下平高，請希別展。」師卓拄杖，云：「令不重行。」僧云：「驚群須是英靈漢，敵勝還他師子兒。」師云：「大眾一時喝彩。」學人問：「佛祖無謾人之心，因甚生也不道、死也不道？」師云：「此意誰知？」學云：「請師別通一路。」師云：「無人能領。」學作禮，云：「不是某甲，洎成錯過。」師云：「莫強惺惺。」乃云：「透生死關捩，全

體真、全體幻；轉佛祖機輪，一手搦、一手抬。頂門上截斷千差，管伊理障、事障；腳跟下縱橫十字，說甚這邊、那邊？不落今時，豈居劫外？風高月冷，同道方知；虎驟龍驤，作家始辨。惟我總兄和尚提靈山正印，入濟水洪波，敵勝驚群，利生導物。其住也，鶴翹松際；其去也，雲過人間。三界不得拘留，六處安能羈絆？且道：今朝在會諸仁者又向甚處與他相見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要得靈光無向背，直須北斗面南看。」

臘八日，徐門檀越請上堂。居士問：「釋迦已滅，彌勒未生，正當今日，佛法委付何人？」師云：「渠無名字。」士云：「某甲今日小出大遇。」師云：「須是其人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頂相終難睹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法？」師云：「無言最有功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僧？」師云：「古貌筆難寫。」學云：「一即三，三即一。」師云：「且待當來問彌勒。」學人問：「世尊四十九年不曾說著一字，因甚有一大藏教？」師云：「扯葛藤，你為第一。」學云：「未審中間那一句最親切？」師云：「不務速說。」學人問：「拈卻棒，除卻喝，如何是臨濟宗？」師云：「頂門轟霹靂，腦後奮金鎚。」學云：「舉不顧，即差誤。如何是雲門宗？」師云：「石火尚嫌鈍，電光猶較遲。」進云：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。如何是曹洞宗？」師云：「玉女拋梭織，泥牛帶月耕。」學云：「但盡凡心，別無聖解。如何是溈仰宗？」師云：「家肥生孝子，國霸有謀臣。」學云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如何是法眼宗？」師云：「見月休觀指，歸家罷問程。」學云：「一花拈出人間瑞，五葉芬芳古至今。」師云：「不得向枝葉上搏量。」乃云：「無依無欲是能仁，卻被明星換眼睛。盡大地人同一見，更將何法度眾生？黃面老子受山僧一問，直得口似匾擔。汝等諸人各各著如來衣、坐如來座，何不道一句子與他出氣，以見佛法有人？不然，卻是山僧罪過。」

因雪，上堂。「雪！雪！寒光凜冽，輕似鵝毛，細如米末。不唯一色洞然，分明人境俱奪。雪！雪！直饒該抹將來，理亦沒交涉，事亦沒交涉。雪！雪！看你幾時得歇？」

除夜，小參。「送舊年，迎新歲，不用宰牛烹露地，梅花幾點送春來，爆竹一聲催臘去，隨家豐儉樂欣欣，說甚三皇與五帝？衲被蒙頭萬事休，此時山僧都不會。」

歲旦，上堂。「水不投器，何能定其方圓？空不入餅，難以定其大小。菩薩天人同依法界，修羅蚊蚋悉飲滄溟。從來平等真如，此中誰分優劣？苟能直信不疑，今朝便是初一。」

閱懺，上堂。學人問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如何是向上一路？」師云：「直得寸草不生。」學云：「日用如何踐履？」師

云：「須是腳跟紅線斷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云：「電光石火存機變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第二句？」師云：「堪笑人來捋虎鬚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第三句？」師云：「茫茫宇宙人無數，幾個男兒是丈夫？」學云：「如何是一句中具三玄？」師云：「伸過手來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一玄中具三要？」師打，云：「擔取去。」古顏居士問：「興化道：『逢人則不出，出則便為人。』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胡馬依北風。」士云：「三聖道：『我則不然，逢人即出，出則不為人。』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越鳥巢南枝。」士云：「畢竟還有優劣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取性。」學人問：「達磨西來不立文字，因甚有《楞伽》四卷？」師云：「如是之法，我從佛聞。」學云：「未審幾人信受？」師云：「汝莫作闡提見解。」學云：「某甲未敢造次。」師云：「且救一半。」學人問：「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仰面不知高幾許，回頭秖覺影隨人。」學云：「和尚莫將境示人。」師云：「因風吹火，用力不多。」乃云：「山門頭合掌，計較未成；佛殿裏燒香，圖個甚麼？大丈夫，秉慧劍，般若鋒兮金剛焰，非但能摧外道心，早曾落卻天魔膽，豈肯屈膝希求、擎拳禱祝？將謂如來惠你三昧，夢見。」

完懺，眾請上堂。學人問：「春風包裹，不得文彩全彰；時雨滋霈，不及根莖並茂。未審承誰恩力？」師云：「好本多同。」學云：「與麼則法雷纔震驚天地，寶月初圓耀古今。」師云：「識者難謾。」學云：「肯將閒學解，埋沒祖師心。」師云：「是所禱矣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金剛王劍？」師云：「殺活由我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踞地師子？」師云：「能有幾個？」學云：「如何是探竿影草？」師云：「識得你也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？」師云：「一場逗漏。」學人問：「一日缽盂兩度濕，日日如斯；多年衲襖四邊穿，年年如舊。住山活計不必垂慈，出世風猷更希降旨。」師云：「荷葉衣無盡，松花食有餘。」學云：「此猶是住山家風，作麼生是出世邊事？」師云：「這個闍黎太煞不知厭足。」學云：「三十年後願為流通。」師云：「莫妄想。」乃云：「禾山鼓、雲門曲，雖然音調不同，也要手口相應。中下機人不究根源，認螢火為太陽、指魚目同明月，門前大案山肯點頭也未？若是絕滲漏、沒覆藏底，穿起鶻臭衫、頂上炙脂帽，踏遍大唐國土，腳跟下有甚麼過？你輩茄子、瓠子到處生根，幾時出離窠臼？要得脫灑自由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咄！咄！」

燈節，上堂。「人人盡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，符上座不惜隻手與伊剔出，應個時節，普令盡大地有眼同見。」乃舉起手，云：「看！看！金剛烈燄燒破虛空，文彩全彰，十方洞顯，諸人一向舉

頭，全不炤管腳下，忽若燈銷火滅，平地上喫交，莫怪山僧不說。」

靈邕老和尚誕辰，師炤領諸弟子設大齋會，上堂。巨宗問：「百億須彌未足比其崇高，百億滄海未足方其深廣，正當今日，如何舉揚？」師云：「有口道不盡。」宗云：「只此一句，已遍寰區。」師云：「知音者誰？」宗云：「香雲寶雨皆蒙記，翠柏蒼松盡點頭。」師云：「果見話行。」居士問：「天垂寶蓋，地涌金蓮，未審是道力所成？福因所感？」師云：「何不問山僧？」士云：「即今諮和尚。」師云：「道力所成，福因所感。」士云：「果然一點水墨，兩處成龍。」師云：「未許興波作浪在。」學人問：「堅若金剛，淨如蓮花，還當得希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希有，希有。」學呈掌，云：「某甲獲得此寶，今日請師酬價。」師云：「爭不足，讓有餘。」學作禮，云：「到此直得退身三步。」師打，云：「將謂山僧吝惜。」學人問：「從上風規即不問，靈邕宗旨請師傳。」師云：「有問即荅。」學云：「學人適來造次。」師云：「已辨來風。」學云：「不因今日問，爭識古人心？」師云：「一拶便骨出。」學人問：「花簇簇，錦簇簇，除滅千殃，成就百福。雖然驗在目前，畢竟承誰恩力？」師打，云：「不得忘卻這一棒。」學云：「大眾證明。」學人禮謝，師顧左右，云：「且道這漢會不會？」乃云：「法身無相，寒暑不能推遷；法眼無瑕，幻翳豈容蓋覆？如紗蓮華，纖塵絕染；如金剛杵，烈焰難侵。弘大誓以匡時，敷至懷而應物，縱使掉霹靂舌、震毒鼓聲，窮劫宣揚，莫能殫盡。弛張三寸，顛倒五音，解玉鑽珠，添華綴錦，且道至人分上還受也無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山僧承渠威力，竭其神機，為諸仁者重說偈言。」乃擊一下，云：「靈山古佛降生時，慶讚因齋闔國知，朝與三千暮八百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聞與麼道，莫怪山僧太煞無禮，更有個救處在，從來大悟不存。」師擲拂子，下座。

明宣、明果請上堂。「喫粥了也，洗缽盂去，日日如然，未曾瞥地。堪笑一輩行腳高流，慣向趙州喉下取氣，撞著庭前柏樹子，道是祖師西來意。阿呵呵！非唯屈辱古人，抑且埋沒自己。」

到村菴，上堂。「一幅酒旗風，數點杏花雨，村路少人行，秖有黃鸝語。竹籬茅舍，別是乾坤；石室蒲團，頓忘今古。富貴底不用驕矜，貧賤底何須愁苦？何故？好信騎牛，全勝跨虎。」

大士誕日，慧月披剃，上堂。學人問：「十方俱擊鼓，十處一齊聞，端的觀音入理之門，因甚王老師不打？」師云：「若將耳聽終難會。」宗云：「一根既返源，六根成解脫。何故有時用得著，有時用不著？」師云：「眼處聞聲始得知。」宗云：「不因漁父沿溪引，爭識桃源別有春？」師云：「道人應以優婆夷身得度者。」宗

云：「靈山授記未到如此。」師云：「我今為汝保任，終不虛也。」學人問：「華雨動搖，平地卻成狼籍；香雲瀰漫，太虛也受羅籠。今朝觀自在出頭來，也不審誰是渠本生父母？」師云：「黃鶯花外啼初歇，紫燕簾前語未休。」學云：「某甲可謂小出大遇。」師云：「猶欠一著在。」學人問：「於一身心現千手眼，還當得奇特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山僧只管看。」學云：「口欲談而詞喪，為對有言；心欲緣而慮忘，為對妄想。去此二途，請師荅話。」師云：「露柱卻惺惺。」學云：「格外之機已蒙垂示，目前一句還許別通消息否？」師云：「有甚饅頭饓子？快下將來。」學一喝，歸眾。師云：「塞斷咽喉。」乃舉：「雲門示眾云：『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』舉起手，云：『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。』放下手，云：『原來卻是饅頭。』」師云：「諸人各各有兩隻眼睛、有一雙耳朵，誰禁得你聞聲？誰禁得你見色？作麼生是悟底道、明底心？山僧不敢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，所以秖舉個現成公案。你若向雲門抬搦處薦得，饅頭、胡餅一任豎嚥橫吞；若也未辨來端，且莫鈍置我觀音大士。」

春日期滿，上堂。「子規聲裏堆堆坐，亂紅如雨春將暮。畢竟年年用著來，今朝何似休歸去。」卓拄杖。

上堂。「安居已定，夏日方長。佛法大意，不用商量。滴破耳門蕉葉雨，觸翻鼻孔藕花香。」

晚參。「世事悠悠，不如山丘。臥藤蘿下，塊石枕頭。這般漢飽喫飯了，沒些子意智。若順風吹到山僧門裏，正好棒了趁出。待他道：『因甚打某甲？』『這裏不是你住處。』」

回洞庭，勉諸參眾，上堂。學人問：「東山水上行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古今看不厭，秀色壓東南。」學云：「還愜他古人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金聲空自惜，玉振有誰知？」學云：「果然靈瑞一曲，玅絕古今。」師云：「側耳風前聽，虛心劫外傳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動若行雲？」師云：「離婁有相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止猶谷神？」師云：「罔象無心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不涉有無句？」師云：「芙蓉秋水闊，楊柳暮煙輕。」乃云：「蹤跡如雲不易尋，秋風忽起洞庭心。又攜明月隨煙舫，暫別城東祇樹林。好大眾，莫沉吟，世間難得是光陰。謹白參玄莫虛度，曹源流出自胸襟。大丈夫漢，莫不衣藏至寶，膝有黃金。爭肯央庠過日，屈首塵中？各宜鞭策身心，直趨玅道。奴呼菩薩，婢視聲聞。普賢與我折華，文殊與我攜水。庶足展拓生平，略舒意氣。其或未然，山僧臨出門時，有一句子分付，切須聽取。」良久，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總不得動著。」

道舊相訪，上堂。「黃葉門前路，白雲湖上山。謝君重訪及，相對各開顏。人正鬧，我方閒，更邀嶺月啟松關。然雖如是，若當宗乘，你也沒量罪過，我也沒量罪過。」

到靈峙，為仁和尚壽，眾請上堂。月上座問：「纔舉毫端，便成流布。但恁麼去，如何得聞于未聞？」師云：「但有好風來席上，更無凡語落人間。」月云：「竹密不妨水過，山高豈礙雲飛？」師云：「今日喜得個知音。」月云：「靈山現瑞，千古騰輝去也。」師云：「領過那邊著。」乃云：「盡十方布寶華王座，坐得者名大丈夫；窮三世宣壽量法門，領得者是真豪傑。烏飛兔走，空性嘗存；鳳舞麟翔，門風獨異。少室一燈復燦，靈山二桂垂陰。喜溢天倫，輝騰佛日。少舒鄙意，用贊無疆。若欲向上提持，問取堂頭和尚。」

到勝蓮，寂明上座請為令先師無歇和尚對靈陞座。「有物先天地，無形本寂寥，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傅大士恁麼道，秖可抱不哭孩兒，守枯椿過日，未得轉變臨機，去來任性。所以道：欲識不遷義，須向萬物遷變處識取；欲明嘗住心，須向生死流轉中明取。他若起滅紛紜，我亦隨波逐浪，自然到處稱尊，乾坤獨步。且道：即今勝蓮法兄在何處安身立命？今古應無墜，分明在目前。」

修顒上人披剃，上堂。學人問：「離五欲網，出三界家，還當得奇特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汝欺。」學云：「恁麼則臘月蓮花又一枝也。」師云：「有眼何曾見？」僧提起坐具，云：「看看。」師云：「那有閑工夫？」學人問：「父母未生前，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？」師云：「松本青青雪裏看。」學云：「莫便是麼？」師云：「來年更有新條在。」學人問：「欲行千里，一步為初。如何最初一步？」師云：「切忌忙忙心萬里。」學云：「若然，全賴腳跟得力也。」師打，云：「眼裏更著瞳神始得。」乃云：「欲行非嘗之事，必待非嘗之人，不用安排，何須雕琢？頭上寶華冠乘時卸卻，髻中明月珠就手撒開，頂門放大光明，炤耀十方世界，直得佛國魔宮輝煌震動，修羅地獄息諍停酸，不是神通玅用，皆由當人自心功德所致。故經云：『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。』豈俟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垂寶蓋于空中、涌金蓮于地上，然後謂之得阿耨菩提耶？果能于念念中乘般若船、游法性海，到菩提岸、據涅槃城，提挈聖凡、莊嚴果位，則初心始得圓成，一眾全歸覆育，名大丈夫，是真佛子。」拈拄杖，云：「山僧既已說過，且道這上座有何分付？」隨卓一下，云：「內外一如方近道，嶮夷不變足驚人。」

小參。「若要說禪，山僧未曾問人借得口，你輩透青雙眼，松直棘曲，卻會分別，因甚見我舉起拄杖便如銕壁一般，茫無棲泊？只為

胸中玄玅見解不曾抖擻乾淨，要得著衣喫飯，不落數量，但坐念無際，來年春又春。」
明徹道人請上堂。學人問：「無明寔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因甚類之弗齊？」師云：「山僧舌頭短。」學云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，因甚混則知處？」師云：「莫取人處分。」學云：「不因目前事，怎辯劫初機？」師云：「依舊草裏輥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一印印空？」師云：「鴻飛那復辨西東？」學云：「如何是一印印水？」師云：「碧眼胡僧難下嘴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一印印泥？」師云：「十字縱橫不掛絲。」學云：「未審何人用得？」師云：「當陽隨展握，終不藉功勛。」學人問：「香嚴聞擊竹，靈雲見桃花，二人悟處還有優劣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耳朵兩片皮，牙齒一具骨。」學云：「與麼則佛佛道仝也。」師云：「因甚耳不見色，眼不聞聲？」乃舉：「法眼禪師云：『三通鼓罷，簇簇上來，佛法人事一時周畢。』香山尼佛通禪師云：『山僧即不然，三通鼓罷，簇簇上來，拄杖不在，苕帚柄聊與三十。』」師云：「一人以禮樂經邦，一人以干戈戢亂，文事武備不可偏廢。然雖如是，堯舜之君猶有化在。山僧思回上古之風，汝諸人能返樸還淳也未？不然，聽取教詔好：三通鼓罷，簇簇上來，過後思量，一場特地。」
上堂。「青山白雲裏人，只知青山白雲裏事。紅塵鬧市裏人，只知紅塵鬧市裏事。有一人無所不知，無處不到，不許安名立字，且道他是阿誰？」喝一喝。
晚參。「當爐不避火迸，當言不避截舌，饒伊膽大如天，更須勘過了打。」
瑞宗道人請上堂。學人問：「諸佛出世，為一大事因緣；祖師西來，要人見性成佛。和尚今日圖個甚麼？」師云：「意況不到。」學云：「大善知識豈無方便？」師云：「近日南湖水滿也未？」學云：「不因漁父引，爭得見波濤？」師云：「賺卻多少人？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真佛？」師云：「有眼如盲，有口如啞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真法？」師云：「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真道？」師云：「嘗在於其中，經行及坐臥。」學人問：「蓮華未出水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看不見。」學云：「出水後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藏不得。」學云：「作何顏色？」師云：「日下三刻看。」學人問：「從上宗乘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怕爛卻那？」學云：「某甲是性燥漢。」師打云：「教休不肯休，直待雨淋頭。」乃云：「衲僧家，無片段，多莽鹵，少思筭。洞庭山色兩眉青，不知慚媿和雲占。」

巨宗道人薩度訖，上堂。巨宗問：「如來頂相，菩薩難窺；大士悟門，諸天罔措。學人今日脫珍御服、著弊垢衣，未審依何法以進修？」師云：「宜依佛、法、僧住。」宗云：「可謂恩高齊華岳，澤廣勝滄溟。」師云：「此猶是讚嘆之詞。」宗云：「今日不得不然。」師云：「莫負初心好。」乃云：「道人行處，如火銷冰，事事絕毫絕釐；箭既離絃，無回返勢，處處破塵破的。十方獨步，虎驟龍驤；三界橫趨，鸞翔鳳翥。功可齊於諸聖，功不浪施；道止濟于一身，道非圓備。直得如天普蓋，蔭覆千差；似地普擎，發生萬類。具如此廣大之心，行如此奇特之事。三乘權學，應念頓超；九有含生，彈指咸攝。誰是初機？誰是後學？然雖如是，且道始終端正、凡聖混融一句作麼生道？初發心先成正覺，慎行履處即真修。翻身跳出炎炎宅，大丈夫兒得自繇。」

精進期，小參。「威音王已前，本無授受，各自稱尊；釋迦佛已後，遞代傳持，互相打鬨。石頭土塊，咸放光明；草根樹皮，皆承印記。若非有包刮今古、吐納宇宙底胸襟，安能倒卓須彌、平傾滄海？行一步，踐踏諸聖頂[寧*頁]；噓一聲，鼓蕩五宗元氣。東家杓柄長，西家杓柄短，一總莫管。且道自己分上作麼商量？近時有般漢，坐繩床，稱知識，問著便努目撐眉、扣牙吐舌，保護個昭昭靈靈，以當金丹至寶。提心注目，喚作見性明心；叉手曲躬，認為從體起用。頂門迸響，名破沙盆；惡口傷人，號金剛劍。如斯見解，往往成群，真似東土衲僧，不若西天外道。還當得自己分中事麼？今日於諸大眾前，不妨舉箇現成公案。昔日僧問法眼：『如何是佛？』法眼云：『汝是慧超。』其僧從此悟入。後來雪竇頌云：『江國春風吹不起，鷓鴣啼在深花裏，三級浪高魚化龍，癡人猶戽夜塘水。』」師云：「若向事上看，雪竇不如他法眼；若向理上看，法眼不如他雪竇。冷地忽有人出眾道：『這理是甚麼所在？說事說理。』山僧合掌向道：『俊哉，俊哉！我也只要你恁麼道。』」

不違禪德壽，徒眾請上堂。學人問：「燈籠與日月齊明，露柱與虛空同壽，未審拄杖子花甲多少？」師云：「量也量不盡，筭也筭不出。」學云：「真個難思。」師云：「腳下迢迢十萬餘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」師云：「多少人踏不著。」學云：「和尚從何而得？」師云：「直下拈來看。」學人問：「大顛禪師云：『晝夜一百八。』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串穿卻。」學云：「首座扣齒三下，是漏泄家風？是酬他所問？」師亦扣齒三下。學云：「果然佛佛道仝。」師云：「也好趁出院。」學人問：「正法眼藏，八字打開；涅槃妙心，和盤托出。某甲別無諱處，和尚如何證明？」師展兩手。學云：「直是令人難搆。」師云：「有甚相

謾？」學云：「一華拈出傳今古，五葉分開印大千。」師云：「可惜將我一枝佛法便與麼流將去。」乃云：「合千差，包萬有，橫遍十方；齊往來，印古今，豎窮三際。喚作讚法身語，大似錦上鋪花，胸中若非經緯分明，終是耕夫玉漏。果遇當行作者到來，山僧不惜一時分付。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見麼？萬人瞻仰處，遍界燦優曇。」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語錄卷第一（終）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第二

學人師炤等記

住秀州玅湛園語

上堂。舉：「秀禪師偈云：『身似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』」師云：「錯。」又舉：「盧行者偈云：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』」師云：「錯。」復云：「且道古人錯？山僧錯？若道古人錯，大似欺誣亡歿，謗毀祖師；若道山僧錯，節角淆訛在甚麼處？眾中有不怕疑團撲破底，來玅湛喫黃虀秈米飯了，與你款款地商量這兩錯。」

上堂。拈拄杖，云：「碎得聖凡窠臼，荒艸解橫身；提得本分鉗鎚，大地齊乞命。讚之，則耳聾眼瞎；毀之，則口啞舌禿。不毀不讚，平地陷人，別有機關，鑿空覓路，明明向你道了也。若更不會，莫怪山僧蓋覆將來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
冬至，小參。「群陰剝盡，一陽來復，天運循環，全無斷續。不羨枯木花開，休誇冰河焰發。放一線道，日影初長，撥動生機，灰飛葭管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諸人更向前討甚熱碗？」卓拄杖便起。

上堂。舉：「須菩提持缽入維摩舍乞食，時維摩詰取缽盛飯，謂言：『汝能於食等者，諸法亦等；諸法等者，於食亦等。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。入諸邪見，不到彼岸；住於八難，不得無難；同於煩惱，離清淨法。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。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。為與眾魔共一手，作諸勞侶。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，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諸佛、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』時須菩提聞之，置缽欲出。」師云：「大小須菩提原來膽小，若是山僧，待他道了，但云：『居士！若與麼，某甲消得。』捧缽便行，非唯塞斷維摩口門，兼又贏得身心飽滿。即今還有傍不甘底，要為毘耶老子作主麼？」眾無語，師云：「有口不得，飯喫者多。」

立春，上堂。「寒隨一夜去，去不至方；春逐五更來，來無住相。天氣半晴半雨，霞光忽卷忽舒，拄杖子暗裏抽枝，舜若多空中布彩，固是舊案新翻，應時及節，然當不得奇特事。別有一樁奇特事，日暖冰融，河流凍解，便有無數錦鱗活活潑潑、跳跳脫脫，東也搖頭、西也擺尾，被山僧覷見，一網打盡，送上龍門。」隨震威喝云：「轟這霹靂，一個個飛騰霄漢去也，諸人也不得自甘泥伏。」下座。

早參。「曉天雲靜冷霜華，日出人間事若麻，坐看風幡機自活，閒情輸與埜僧家。」
元、信二道人仝請上堂。學人問：「佛法大意如何指南？」師云：「賞不避讎敵。」學云：「謝師畣話。」師云：「已後莫孤負山僧。」學人問：「百尺竿頭如何進步？」師云：「錢塘去國三千里。」學云：「便恁麼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更買草鞋。」乃云：「解語非干舌，無言不是心。」拍禪床，云：「十分重露布，何事更沉吟？」下座。
除夜，小參。「一眾共圍爐，藹然和氣多，雖云貧徹骨，贏得好規模。」
元旦，上堂。「年頭佛法，迥脫有無，不違從上，元正啟祚。山僧今日賀新年、說新法，諸人還曾置得新鮮一問也未？有，則拄杖子正值開封；如無，明年更有新條在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僧問靈巖和尚：『學人儗到寶山時如何？』巖云：『行得一步是一步。』僧云：『到後如何？』巖云：『過了一日是一日。』」師云：「山頭老漢慣隨人轉，這僧有一肚妄想，不能與他出脫，致使懷寶迷邦，馳求不息。若是符上座，學人儗到寶山時如何？看腳下。到後如何？擔取去。待伊擬議，劈脊便棒，豈不賞罰分明？然雖如是，要問大眾：且道這一棒畢竟是賞？是罰？果若辨得，與你一棒。」
上堂。學人問：「撥草瞻風，秖圖見性，即今性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此問不惡。」學云：「識得自性，方脫生死，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？」師云：「令我攢眉。」學云：「脫得生死，便知去處，四大分離向甚處去？」師云：「土地前更下一分飯。」學人問：「一點不來，白雲萬里，世尊因甚三七思惟？」師云：「甚處得此消息？」學云：「語是誑，默是謗，語默向上有事在。如何是語默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填溝塞壑。」乃舉：「盤山云：『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』」師云：「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雲來山暗，雨過溪深，春風一夜花開盡，添得黃鸝送好音。」下座。
普門大士誕辰，上堂。「殿角鈴，幡腳鈴，舍南椿米杵，舍北擣衣砧，別有雲堂靜板、煙寺疏鐘，花底啾啾暮雀，草根唧唧秋蟲，烏啼霜落後，鵲噪月明中。後夜繩床展轉不寐，更聞風刺棕櫚聲、雨打芭蕉聲、簷頭滴水聲、窗前墜葉聲、譙樓金鼓聲、寒巷雞犬聲、老媼課佛聲、童子念經聲，如是若干音聲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總不出這一聲。分別則循聲流轉，返聞即觀音普門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『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，是同？是別？』」師云：「且待須臾。須菩提云：『此義幽深，吾不能說。』」師云：「真個。『那會中有彌勒大士，可往問之。』」師

云：「癩兒牽伴。舍利弗遂問彌勒。」師云：「也不得放過。彌勒云：『誰為彌勒？誰是彌勒？』」師云：「今日一齊捉敗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僧問靈巖：『如何用心得不落于惡道？』巖云：『朝霞不出門。』僧云：『便恁麼去時如何？』巖云：『暮霞行千里。』」師云：「會則途中受用，不會世諦流布。」
洞庭初夏示眾。舉：「古德偈云：『茶芽蘑蔌初離焙，筍角狼芒又吐泥，山舍一期春事辦，得閒誰管板頭低？』」師云：「得一日過一日，古人慣討便宜，終不預搔待癢，然秖說得自己邊事，不曾提著大眾邊事。山僧不是分彼分此，貴要大家知有。」乃拈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「威音一幅開生面，不為群機有覆藏。」
遊山回，上堂。「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，長恨春歸無覓處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」師喝云：「賺殺多少人？」
小參。「你有拄杖子，我與你拄杖子，多處更添；你無拄杖子，我奪卻你拄杖子，少處更減。秖如多處不用添、少處不用減一句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秖宜拄杖子。」
病起上堂。舉：「雪竇病起示眾云：『門掩還同歲月摧，石窗經雨積莓苔，一床枕簟淨名老，時見斷雲孤月來。』」師云：「山僧不識雪竇，且得同病相憐，亦有一偈效顰，喚作藥爐頭話。」靠拄杖云：「枯藤瘦骨兩扶持，病起剛餘氣一絲，經月不行菴下路，樹禽引子去多時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雪峰示眾云：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』」師云：「大蟲舌上打鞦韆，危險不立；蟭螟眼裏放夜市，寬綽有餘。非是神通，何關自力？古今多少衲僧盡向雪峰漆桶裏折倒，還知這一粒亦無著處麼？山僧不解面前背後，有善問者出來。」
同參遺音至，上堂。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拈起拄杖云：「除卻這上座，何處覓知音？」卓一下。
浴佛，上堂。「清淨法身，不立一塵。循例澆潑，賺殺衲僧。快便漢子直下翻得轉面皮，始信世尊不曾打下浣盆。山僧不妨倒過杓柄，遞與上座。你若解用，到處推波助瀾，何分這個那個？不然，可惜一柄杓分付不著人。」
小參。學人問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，如何得腳跟點地？」師云：「且莫亂走。」學云：「趙州摘楊花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慣得其便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來惟一說、無二說，因甚教有頓漸？」師云：「山僧不曾虧上座。」學云：「與麼則全用婆心也。」師云：「苦哉！佛陀。」乃拈拄杖，云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」卓一下，云：「諸人因甚得到這裏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堪對暮雲歸未合，遠山無限碧層層。」

晚參。「函蓋乾坤句，截斷眾流句，隨波逐浪句。」隨喝云：「這是那一句？」
小參。「荷葉團團團似鏡，菱角尖尖尖似錐，風吹柳絮毛毬走，雨打梨花蛺蝶飛。」師云：「古人這個話，喚作相似語，要得十成諦當，直須鎖卻口門。何故？須知無譬喻，能喻此法者。」
上堂。學人問：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，如何是此經？」師云：「三段不同。」學人問：「大耳三藏最後因甚不見國師？」師云：「草賊大敗。」學人問：「萬里不掛片雲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腳跟下草深多少？」學云：「透網金鱗以何為食？」師云：「一切現成。」乃云：「過去諸如來一狀領過，現在諸菩薩伏聽處分。未來修學人……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切不可打入這群隊。超方上士，便請獨步丹霄。你若希望心不息，且在門外立。」
端節，上堂。「信筆書去符最靈，就地撮來藥最玅。」拈拂子，云：「起死回生，秖有這些。」擊一下，云：「伏崇禁邪，更無別竅。」擲拂子，云：「思惟瞥起喪天機，修合陳方豈靈效？」下座。
上堂。舉：「世尊一日陞座，文殊白椎云：『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』世尊便下座。」師云：「文殊耳門有竅，善能聽於希聲；一眾眼裏無筋，那識葛藤遍地？而今有聲前領旨底出來，我要問伊：昔日世尊說底是甚麼法？對畣不來，帶累靈山老子塞殺咽喉無出氣處。且道阿誰罪過？」
晚參。學人問：「如何是威音已前一句？」師云：「適來猶記得。」學人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心？」師便打趁，乃云：「威音前一句，適來猶記得，汝欲再商量，大棒打出骨。」
上堂。「十方無壁，四面無門，衲僧不會，氣急殺人。山僧有個方便，真實說向諸人，不用前後相度，貴須直下轉身。」復喝云：「走到那裏去？」
上堂。「一大藏教秖貴多，祖師門下秖貴少。若是山僧，不許一字多、不許一字少，細簡古今，難得恰好。」拍禪床，云：「諸人到這裏，那容你草草？畢竟如何？子規啼在落花枝，分付行人歸及早。」
結夏，小參。舉：「雲門示眾云：『結夏得數日也，寒山子作麼生？』大溈哲云：『結夏得數日也，水牯牛作麼生？』」師云：「一人向尋嘗處走，難覓蹤由；一人向異類中行，不露頭角。諸人要明下載清風，須出通身白汗。還有分得古人優劣者麼？如無，九十日飯錢莫怪預前索取。」

祈雨，上堂。「萬里不掛片雲，青天也須喫棒。山僧有一棒，今日且不打，分付雲門大師持去，將東海鯉魚痛擊一下，果見浪涌波掀、雲騰霧起，娑竭龍宮搖搖震動，龍王出來[跳-兆+孛]跳道：『上天不雨，干我甚事？你這跛腳阿師無事生事，上人門戶直是多事。』雲門大師道：『莫絮，莫絮，聽我說一段理。龍女已經成佛，你做這畜生面孔，全沒些子道意，即今震旦國中赤土如焚、人民垂斃，虧你是個龍王，猶自保護著頷下明珠，瞌瞌的靜沉死水。』龍王聽了大怒，轟個霹靂，直得雨似盆傾，帶累雲門大師無處迴避。」拈起拄杖云：「如今縮入山僧拄杖裏去也。諸人若不信……」遂擲下云：「更借一龍騎出洞，倘逢天旱便為霖。」

粹賢道人忌日，小參。「幾回生，幾回死，生死悠悠無定止，自從頓悟了無生，於諸榮辱何憂喜？山僧即不然，幾回生，幾回死，生死悠悠隨所止，不須重更悟無生，榮辱何關丘乙己？永嘉大師恁麼，撩起便行；玅湛山僧不恁麼，放下便穩。你道如何是不隨人腳轉一句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向道莫行山下路，果聞猿叫斷腸聲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南泉坐次，一僧問訊，叉手而立，泉云：『太俗生。』僧合掌，泉云：『太僧生。』僧無語。」師云：「請王老師安名。道他是僧，他又不合掌；道他是俗，他又不叉手。這裏說得分明，許你有出身路；不然，一個渾身無著處，天涯儘有泣途人。」

中夏，早參。「入荒田勿揀，信手拈來草，觸目未嘗無，臨機何不道？持此問衲僧，個個添懊惱。休懊惱，夜來涼露滴芙蕖，傾出明珠一栲栳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百丈住後，馬祖寄三甕醬至。丈集眾上堂，開書了，拈拄杖指甕曰：『道得即不打破，道不得即打破。』眾無語，丈便打破，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可惜許！」

上堂。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如何是趙州？』州云：『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。』」師云：「這僧問既有宗，趙州荅亦不錯。即今四門洞達，一任諸人縱橫出入，還有親到地頭者麼？我更要問你趙州主在。」

晚參。「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不用倚墻靠壁，到處全得他力。」拽拄杖便行。

上堂。舉：「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：『我等各自說已，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？』雪竇云：『維摩道甚麼？』」師云：「若將耳聽終難會，眼處聞聲始得知。」

解夏，小參。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夏末秋初，前程或有人問，未審對他道甚麼？』門云：『大眾退後。』僧云：『過在甚麼處？』門云：『還我九十日飯錢來。』」師云：「雲門潑天開個飯舖，秖是

不能飽人。何故？蓋為索價太高，雖有百味珍饈，誰敢等閑喫著？玅湛今日也開個飯舖，雖則麤麤糙糙，卻能厭飽饑虛，汝等還有放膽近前者麼？」眾無語，乃云：「這一隊飯籮頭受餓漢。」以拄杖一時趁散。

上堂。「一不得問，二不得休。衲僧若會，火上添油。」下座。

晚參。學人問：「如何是格外之譚？」師云：「洞庭孤島煙浪深。」學云：「險。」師云：「爭似問頭危？」乃云：「水闊天垂岸，林空月上樓，若無看山眼，虛買洞庭舟。」

中秋夜小參。學人問：「既是幸無偏炤處，因何剛有不明時？」師云：「侍者記取這一問。」學云：「還有方便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縱被浮雲掩，終能永夜清。」學人問：「天上無雙月，人間只一僧，是甚麼人語？」師云：「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。」學云：「可謂一堂風冷淡，千古意分明。」師云：「師子咬人，韓盧逐塊。」乃云：「中庭地白樹栖鴉，露冷無聲溼桂花，今夜月明人盡望，不知秋思落誰家？」

上堂。「萬鳥自譚玄，有口不須說。山僧重指陳，幾人能見徹。樹凋葉落，體露金風。霧斂煙消，光含寶月。瓜棚豆架，平地掀翻。雁唳蛩吟，一時休歇。別別，諸方踏破草鞋，何似今朝直截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僧問長慶：『如何是合聖之言？』慶云：『山僧被閣黎一問，直得口似匾擔。』」師云：「今人秖知長慶口似匾擔，不知這僧眼若流星。若是合聖之言，符上座別有個道處：每因送客處，憶得別家時。」

上堂。「西風一陣來，落葉兩三片，狼籍祖師心，匝地無人見。雖不見，嘗履踐，芒鞋步步踏黃金，佛法原來如土賤。」

小參。「佛佛佛，四句百非盡超越；祖祖祖，天上天下曾唯我；禪禪禪，神頭鬼面幾何般；道道道，達磨未明那一竅。神光特地要安心，究竟何曾覓得心？玅湛而今用處別，拈卻棒兮除卻喝，德山臨濟過一邊，爭許豐干恣饒舌？寒則普天匝地寒，熱則普天匝地熱，要行便行歇便歇，切忌逡巡守途轍。」

上堂。「長廊下與你說底不是，後架頭與你說底不是，即今法堂上與你說底，且道是不是？」學人纔出作禮，師云：「似即似，是即不是。」便下座。

脩顒恒侍者忌，小參。驀豎拂子云：「渠無面目，觸處逢渠，迴避不及，刺破眼珠。」擊一下云：「電光石火存機變，堪笑人來捋虎鬚。」擲拂子下座。

上堂。「山僧今日陞座，開演一字法門，不用束須彌成筆、量海水為墨、展太虛作紙，如蠶食葉，振腕捷書。何也？文彩已彰。」

上堂。拈拄杖，云：「黃面老子趁向他方，碧眼胡僧置之一壁，不圖意氣凌人，落得目前空闊。」復畫一畫，云：「拄杖子無端畫地成河，此岸底秖在此岸、彼岸底秖在彼岸，彼岸不來此岸則住涅槃、此岸不到彼岸則住生死，更向中流著倒，爭免沒溺殺人？如何得行于非道、通達佛道？」擲拄杖，云：「躍入深潭從變化，風雷誰獲見全身？」

小參。「迦文掩室，淨名杜詞，跡固相同，本各有異。若能略去玄黃，別求神駿，何煩靈鷲山中動搖鞭影？頓見馬駒腳下蹴踏五花，逐電追風，瞥眼便過，騰身直上，始是英雄。」良久，拍禪床，云：「秖有快馬，且無快人。」

上堂。「松柏千年青，不入時人意；牡丹一日紅，滿城公子醉。」師呵呵大笑，云：「猶有這個在。山僧但秖困眠閒坐、渴飲飢餐，總不曾將世間草木放在眼裡。何也？青底繇他青，紅底由他紅，千年與一日，顏色盡歸空。」

上堂。「得之於心，伊蘭作旃檀之樹；失之於旨，甘露乃蒺藜之園。直饒不作得失論量，其耐香臭未辨。眾中莫訝山僧移塗易轍，一向摟搜，有斬得釘、截得銕底，片言諦當，吾終弗怪。」

病瘧起，上堂。舉：「東山演和尚云：『世人如病瘧一般，寒一上，熱一上，便過了一生。』」師云：「東山老人能近取譬，諸有智者自然領解。汝等還知病中有不病者麼？寒時任他寒，熱時任他熱，寒時覓熱相了不可得，熱時覓寒相亦不可得，各各依本位，世間相嘗住。且如何是病瘥藥亡一句？留取口喫飯。」

上堂。「檀越堅請陞堂，願將般若舉揚，這裏風頭稍硬，且歸煖室商量。」便下座，歸方丈。

小參。「門庭寂莫，敗葉堆雲；原埜蕭條，深塵沒馬。歎逝川之不返，欣噩夢之乍醒。願勿把纜放船，最忌膠柱鼓瑟。衣裁荷葉，脆質休耽；飯煮松花，飢瘡易補。省得一事是一事，過了一日是一日。莫強云為，即真安樂。」

除夜，上堂。「今朝是臘月三十，寒也寒到徹頭，貧也貧到徹頭。節令既不相饒，人事那容轉放？只得典袈裟換米，劈木佛圍爐，從教院主墮眉鬚，惟冀諸仁展懷抱。何故？不見道：忙不在一時。」靠拄杖休去。

懸鐘板

「叢林肇啟，鐘板高懸。輕輕擊著，聲振大千。發佛祖不言之正令，起我宗未墜之真傳。風行草偃，用密機圓。但勿違時失候，自然龍象交參。」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第三

學人岳嶙等錄

住秀州玅湛園語

歲朝，眾請上堂。顧左右云：「今日乃是一年第一日也，須開口說得第一句，方不孤負第一流人。第一度殷勤啟請，汝等咸應懷第一渴仰之心，當領覽第一希有之法，不得與時升降，為新舊轉移；不得逐世浮沉，為喧寂維縶。憧憧賀歲，正如百戲排場；秩秩歸堂，好比千燈映室。既忘欣戚，豈礙光輝？諸仁要見第一佛事麼？」遂拈瓣香炷爐中，云：「碧瓦未銷殘臘雪，金爐先爇透窗香。」

上堂。學人問：「趙州喫茶去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胡地冬抽筍。」學云：「曹山愛顛酒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京師出大黃。」學人問：「拈香擇火，古佛家風；喫飯穿衣，祖師玅訣。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一棒一條痕。」學云：「作家宗師，宛爾不同。」師云：「適來一棒作麼商量？」學云：「龍得水時添意氣，虎逢山處長威獰。」師云：「不免倚靠在。」乃云：「芭蕉聞雷發，聽不出聲；葵花隨日轉，見不超色。若道無情有佛性，庭前柏子應當授記作佛，因甚年深月久，枝葉尚存，惱亂春風，卒無休日？若言無情無佛性，卻也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會合得來，佛法、世法捏作一團。你若刻舟求劍，猿聲啼不住，已過萬重山。」

小參。「須彌芥子父，芥子須彌爺，山水坦然平，敲冰來煮茶。咄！咄！咄！葛藤閒扯到威音，與自己有甚交涉？」

孝甥鍾淵映為薦母舅古顏徐君，請陞座。「漚生漚滅，碧海常存；雲去雲來，青天故在。若向泡沫上觀聚散、景象邊論飄瞥，眼睛尚不解用，心體何由得知？所以，生是生、死是死，生則樂、死便憂，憂樂相攻，死生代謝。主人公腳跟全無點地分，累他諸佛諸祖費盡機籌、賣盡淈[泳- 永+盾]，將蜜果子換苦葫蘆。山僧有個捷出迷關、橫超覺路底程樣，不妨舉示諸人。」乃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一聲直出無遮障，便請當人著腳行。」

上堂。「金佛不度爐，烈燄難棲泊；木佛不度火，眉鬚皆墮落；泥佛不度水，洪濤千尺惡；真佛內裡坐，擎頭復戴角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！趙州老漢被我一時鋸解了也，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竅一任諸人檢點。果若識得後一，許你穩坐家堂；不然，辨取前三，亦復深知忌諱。不爾，且伏聽山僧處分。」擊拂子一下，云：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佛法二見，一時靠倒，觸處逢渠，隨

緣得妙。須菩提聞經即哭，大迦葉見花便笑，仔細勘這兩個老古錐底伎倆，爭如雲門大師手中扇子解[跳-兆+孛]跳？」復舉：「僧問乾峰：『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什麼處？』乾峰以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『在這裡。』後僧舉似雲門，雲門云：『會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會。』雲門舉起手中扇子，云：『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。』」師云：「乾峰向平地上扯起葛藤，雲門向虛空裏密釘鋭橛，遂使古之今之手腳不穩。山僧今日掀翻平地、打破虛空，使諸人頂門上不覺沉重、腳跟下永絕羈絆。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什麼處？但向道：且喜踏著也。與二大老相去多少？快便道流，急須著眼。」擲拂子，下座。

堅如道人壽，請上堂。「道中至寶，傾國不換；人中長壽，舉世難求。先須長壽堅固色身，方得一意接續慧命。且作麼是身？湛寂是身。作麼是命？流泉是命。命是流泉，故無枯竭；身同湛寂，故不動搖。既不動搖，又無枯竭，方名金剛常住不壞真體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諸人還見麼？萬象之中常獨露，惟人自肯乃方親。」

晚參。「有解置問底，不妨更置一問來。拋磚引玉，古人慣討便宜；罵雨訶風，從上反遭鈍置。若是脫穎囊錐，終究埋藏不住。」擲拂子，下座。

自閒道人剃度，請上堂。學人問：「薙髮染衣不違從上，誰塵入道迥拔今時？未審和尚更以何法而濟度之？」師云：「不取一法，不捨一法。」學云：「恁麼則兩頭俱坐斷也。」師云：「隨語生解漢。」學人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鼻孔裡燒香。」學云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耳朵裡打鼓。」學云：「出與未出相去多少？」師云：「但見雲生遠岫，焉知月落寒潭？」乃云：「三世諸佛、六代祖師留下一個榜樣教後人取，則頭腦相似底自然舉著便會，水雲三事總是直縫長條，缽鑮兩端秖要離滲絕漏，奉以周旋，成茲軌範。設有個倔強漢子不向他人行處行，只這閒家破具尚無安著之所，你道還肯隨人教詔麼？」乃拍禪床，云：「佛祖位卑難久住，何妨借路卻徑過？」

月夜，示眾。「月似彎弓，少雨多風。古今常在目前，其奈摸索不著，直饒解顧前後，爭辨得他真偽？」以手畫〇相，云：「看，看！但一月真，中間永無是月非月，若秖向盆盎溝渠認得個影子，水乾月落一場懨懶。」

孝子譚有彰薦母徐孺人，請對靈小參。「法身無相，不涉春秋；法眼無瑕，不落明暗。透聲透色絕遮攔，亙古亙今忘向背。法如是故，非我強為，但能直下承當，此外更無餘事。所以道：幾回生，幾回死，生死悠悠無定止，自從頓悟了無生，於諸榮辱何憂喜？」

乃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！且道無生又如何悟？舉起便知猶滯鈍，未言先喻已周遮。」
上堂。「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轉。一杓兩杓，三碗五碗。杜米飯柴火饒添，埜菜羹椒鹽細糝。人人虛往實歸，個個心甜意滿。請我再轉法輪，無地堪為躲閃。聊與指點路頭，此去蘇臺不遠。」
上堂。「水田漠漠，白鷺齊飛；夏木陰陰，黃鸝並囀。目遇之而成色，不是文殊玅境；耳得之而為聲，亦非觀音普門。自拈竹杖橫雙膝，不下繩床接上根。」
小參。「祖師門風，千古無對，達磨不識，盧能不會。撞著麤行沙門，直下一椎粉碎，從茲戶破家亡，爭免兒孫是累？山僧今日得縮頭時且縮頭，還有在旁撿責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幸是無人見。」
上堂。「靈山的旨，迦葉親聞。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。少室真機，神光獨得。具足聖人法，聖人不會。聖人若會即是凡夫，眾生度盡恒沙佛。凡夫若會即是聖人，諸佛何曾度一人。若有於此辨析明了，凡聖叢中插腳，是非海裡橫身。正如竹影埽階，纖塵不動，月光穿水，片跡難留。不必三玄戈甲，不必五位旌旗。祖道長隆，魔氛永殄。又何須猒喧求寂，愛聖憎凡。正當恁麼時，且道承誰恩力？」良久云：「相逢自有知音知，何必清風動天地。」
晚參。「虛空無背面，切忌安排；大道任西東，休栽荊棘。頂門具眼，不若腳下無私；身外求閒，爭到胸中無事？翛然獨脫，卓爾虛凝。有時拈起布毛吹，豈是要人悟去？有時愛把木毬輥，無非自賣閒多。若道別有商量，山僧無氣力與人特地。」
一心道人剃度，上堂。「上來下去，我弗汝欺，不審和南，因我禮你。龍潭路上至今巨浸稽天，玄沙道中未免葛藤遍地，山僧將柄破苕帚一時掃蕩了也，獨有法堂前草未曾芟薙，今日亦與剷卻，既到無事可為，須是逞窮伎倆。」乃拈起布毛吹一吹，云：「恁麼悟去，猶是別人口裏討煖氣。要得不依倚一物，莫來凡聖場中走，看取當陽正令行。」
上堂。舉六祖風旛話畢，師頌云：「不是風兮不是旛，若言心動更無端，而今三段都拈卻，不涉嘗情試道看。」眾無語，師便下座。
上堂。「江南好采蓮，蓮葉何田田？魚戲蓮葉東，魚戲蓮葉西，魚戲蓮葉南，魚戲蓮葉北。」顧左右云：「會麼？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」
六月十九，上堂。「黃鶯聲嚦嚦，紫燕語喃喃，圓通門大啟，急須著眼觀。所以道：欲取三摩提，寔以聞中入。觀世音菩薩全身走入荒草去也。汝等若隨他腳跟轉，恐被葛藤絆倒，不若示汝逕截一路。」喝一喝，便下座。

引慈上座忌日，對靈小參。「金烏急呼喚不回，玉兔速羅籠不住，有般瞌睡漢但知事逐眼前過，不覺老從頭上來，一朝閻家老子相邀，然後整頓手腳，前路漫漫，未知趣向，真為大苦也。汝等於生滅中還知有不生不滅者麼？」豎起拂子，云：「這裏一眼覷透，則魔宮佛國任運逍遙，水月鏡花無煩把捉，頭頭自解轉身，處處人難覓跡。即今還有知得慈上座著落者麼？」擲拂子，云：「應如是見，不取法相。」

燈節，上堂。「新正十五，佛法遍普。西舍東鄰，吹螺擊鼓。火樹銀花，冰輪玉海。萬象爭輝，森羅炫彩。眼孔裏放過老文殊，耳門裡突出觀自在。狹路相逢解轉身，始信光明無向背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道立請上堂。學人問：「佛正法輪憑誰轉運？」師云：「須是目不顧他位裏底。」學云：「獨立無依圓萬有，只將一味攝群機。」師云：「須是腳不踏他位裏底。」學人作禮，云：「某甲讚歎有分。」師云：「莫起第二念。」乃云：「真正學道人，目不顧他位裏、腳不踏他位裏，暴出頭來早是氣宇如王，豈似今人橫草不敢拈、豎草不敢踏，膠柱鼓瑟、把篾纜放船，處處粘沾、頭頭淹滯。等閒一跳跳出，始信盡大地皆成解脫之門，更有誰在門外者？真可謂到家不用詢途路，步步親承祖父基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到雨珠庵誦《華嚴經》，雲林上座請陞座。學人問：「一塵含法界，善財童子因甚特地南詢？」師云：「食不猒精。」學云：「言下薦得猶是鈍漢，何必更見五十三人？」師云：「鱠不猒細。」學人作禮，云：「身在普光明殿裡，無容讚歎手頻叉。」師云：「錯過盧舍那。」學人問：「今日一會何似靈山？」師云：「到者方知。」學云：「和尚是善知識。」師云：「他亦不顧」。學人問：「如何是不動尊？」師云：「一家有好事，引得百家忙。」學云：「恁麼則世間相常住也。」師云：「你且人後走。」乃云：「若是佛法，一切現成，天邊兔走烏飛、庭際花開草合，對面相逢，具眼難避，秖這便是古今無變異、遠近絕淆訛底圓頓法門，苟能直下提持，便請隨時擔荷。你若半依半違、或思或筭，山僧翻轉面皮來也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、不是禪、不是道，三世聖人口掛壁上、歷代祖師站過一邊，誰敢當頭來呈好手？彎弓射舁，須憑囓鏃之機；操斧凌般，難得成風之巧。扇子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觸著帝釋鼻孔，苦屈無伸；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，點滴勿漏。老實說向你，透得雲門關，卻許藏身北斗、闊步東山，不唱言前，寧談句後？但憑獵犬尋蹤，一任貪狼覓影。」顧左右，云：「且道還覷捕得麼？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一聲直出威音外，不落宮商孰敢窺？」

小參。舉：「古詩云：『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』」師云：「古人恁麼懸示，雖然指出目前，其奈錯過自己。且如何是自己？看別人即不得。」
雪穎澄侍者忌，小參。「形骸虛如夢幻，世界脆似琉璃，縱饒克享高年，到底一場懽懼。夢幻中結較短論長之想，豈名達者？琉璃上起千牢百固之疑，罔號智人。春霜曉露，岸樹井藤，既知外物之無常，即悟此身之匪實。生不足喜，死不足憂，涅槃尚是空花，煩惱本同陽燄。臨岐解轉，官路堂堂；當局能清，生機歷歷。」擊拂子，云：「一聲直透萬重關，果然不住青霄內。」
上堂。「山僧門庭苦寒，無可管待，諸賢一味秖將佛法當個人情。你才到來，茶裏、飯裡、果盆裡、菜碟裡、竹箸頭、木匙上，那一處不是？也只望你嚥得下。設遇不辨滋味底，衝口道：『美食不中飽人餐。』山僧爭好怪伊？」
上堂。舉：「臨濟示眾云：『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從汝等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』時有僧出問：『如何是無位真人？』臨濟下禪床擒住云：『道！道！』僧擬議，濟拓開云：『無位真人是什麼乾矢橛？』便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掃蹤滅跡，總輸他無位真人；露影藏身，難放過臨濟老禿。這僧若是箇耪得破面門底，直下掀倒禪床，也免後來一輩美精魂漢冒濫宗支，辱他遠祖。諸人要識無位真人麼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刻畫將來，展轉不似。」
嘉善朱道人剃度，上堂。「百年三萬六千朝，光陰有限；週天三百六十度，寒暑無常。縱饒鳳質龍姿，爭免雞皮鶴髮？須是割裂愛網，不可躑躅迷途。今朝喜得清道者，夙有靈根，預茲淨會。草庵邊月冷風高，數聲清磬是非外；蒲團上香飄幡動，一個閒人天地間。妄想既空，塵勞亦破，雖非諸佛，不是眾生。到這裡，且道還有利人句子也無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喏！惺惺著，他時後日莫受人謾。」
小參。「擾擾匆匆，晨雞暮鐘。諸人被十二時辰穿卻鼻孔，拖來拽去，使得七顛八倒。世界與麼樣廣闊，總無椿立腳跟處。光陰豈可浪擲？老病那與人期？驀然鬼伯相邀，說甚英雄好漢？須是有轉身一路，方不被閻老差排。諸人正宜努力向前，以資欣慰。言多無益，請各思之。」
臘月廿四送灶，上堂。「灶王送歸天府，駕起祥雲朵朵，家貧難辦酒漿，事忙不及果蔬。衲僧今古風規，慣自凌佛滅祖，白業那用斗量，黑業亦非籌數。上帝若問云為，須要還他清楚，一向鍋是銕鑄，從來飯是米做。果能如此申詳，不枉一年打火。」
眾請小參。「眨上眉毛，眼光爍破四天下；劈開牙齒，舌相遍覆億世界。說底不是半滿偏圓，見底亦非青黃赤白。你若不信，可惜煞

也。遂使真實之言卻成妄語，無量劫來曾未至，豈是欺負平人？如何不動到其中？切忌左之右之。」驀拈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「山僧劈出一條廣路，普令若聖若凡、若緇若素、若古若今、若男若女，一時趣向，依而行之。但不得道：道無方所，擬向即乖；識得無依，佛亦無住。何也？咬人矢橛，不是好狗。山僧道：道無方所，所向皆是；依而行之，更莫強為。諸人若道：山僧底是，古人便不是了也；古人若是，山僧又不是了也。纔有是非，紛然失心，如何得徹見本來、冥契真理？父母所生口，誰人禁得你？大眾前試說看。若說不來，背地裏更不可顛唇簸觜。禪教多同，儒釋一貫，經書子史盡屬空言，孝悌忠貞俱為假法，須知祖師門下別有長處。諸人既道不得，拄杖子道去了也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省力省力，徑直徑直，上智下愚，不勞刻畫。同一耳聞，誰得不得？儗議思量，當面著賊。」舉：「大慈寰中禪師示眾云：『山僧不解荅話，秖能識病。』時有僧纔出，大慈便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大眾！且道這僧患什麼病？你道大慈還識也無？數百年來尚存疑案，山僧今日正欲指破根源，應病與藥。眾中還有善病者麼？」纔有人出，師擲下拄杖，云：「你須喫這服始得。」

薦穎正小參。拈拄杖云：「山僧有個侍者，不解之乎者也，一味真實行持，與我提上挈下。中路忽然作個瞥脫，有佛處不肯住，無佛處急走過，三千里外也不逢人、亦不錯舉。山僧擬喚轉來分付一語，其奈這廝獨行無侶，不可氣使頤指。」乃擲下拄杖云：「休！休！扶老未曾輕借力，傷心每自重添愁。」

上堂。「事事無閡，法法無差。耳中著水，眼裏添沙。是非從此休憎愛，情與無情共一家。」

上堂。「人有心看月，月無心照人，有無成一片，方始得惺惺。」師云：「向光影門頭打瞌困底，饒千百萬，說什麼惺惺？山僧別有麤言，足破人睡。人無心看月，月有心照人，有無相去遠，錯過夜來明。」

深秋，上堂。「秋日沉沉，秋風颯颯。樹凋葉落，遍地金錢；屋破霜凝，滿階玉粉。蕩子興無家之歎，羈人懷故國之思。我道：人家遮身三事衲，故舊一枝藤。不妨隨處作主，遇緣即宗。因甚又道：畢竟水須朝海去，到頭雲定覓山歸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知恩方解報恩。」

到梁溪，實行上座領眾檀越請就竹林禪院陞座。問：「據虎頭，收虎尾，第一句下明宗旨。如何是第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威音猶未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？」師云：「彌勒豈惺惺？」進云：「秖如離此二途，若為指示？」師云：「德山和尚今日不在。」問：「高提祖印，展上古之風規；廣闢宗猷，作今

時之標榜。古今俱不涉底，到來如何相接？」師云：「既遇家裏人，且說家裡話。」進云：「此猶是從上來事。」師云：「山僧慣得其便。」問：「獅座高陞，大眾瞻仰，為人一句，速請敷揚。」師云：「有疑但問。」進云：「明破即不堪。」師云：「此時若不究根源，直待當來問彌勒。」進云：「何須頭上更安頭？」師云：「果能信受奉行，一生參學事畢。」問：「百花競秀，玅德家風；一亙晴空，普賢境界。是否？」師拈杖卓一卓，云：「這裡會得，未許與拄杖子同參。」進云：「雖然花錦千般妙，爭似長空萬古青？」師打，云：「直下來也。」進云：「棒頭有眼，不得草草。」師云：「若不如是，總道山僧吝惜。」迺云：「靈山一會，今古恒新；少室一燈，光輝獨耀。大地從前風凜凜，長安依舊雪漫漫，庭中既無斷臂之人，室內亦少破顏之士，遂致淳風凋薄，法運澆漓。所以說：弘道貴在得人，得人貴在弘道。今日承諸在會緇白檀越勸請陞座，舉揚般若，山僧不免舉個現成公案。昔日楚石琦禪師一日赴施主齋，問僧云：『借座燈王，取飯香積，今日供養何似生？』僧云：『難消。』琦云：『急須吐卻。』僧云：『將甚麼報荅施主？』琦拈起缽盂云：『你也隨例得飯喫。』僧無語。琦云：『苦哉！佛咄耶！』」師云：「琦禪師臨齋受供，慣雜用心，不是這僧道個難消。苦哉！佛咄！不知將甚麼報荅施主？但只始終頑賴，佛也不奈伊何，爭似山僧隨事了事？汝為我營齋，我為伊說法，免得已後遭人打箠。」乃拈拂子擊一下，云：「竹林勝道場，區處極幽僻，山僧偶到來，緇素共奔集。勸請為敷揚，歡喜非交逼，我與汝說禪，汝與我齋喫。一飽忘百飢，能事俱了畢，更擬問如何？言多轉無益。努力勤脩行，時光不可失。」揮拂子，下座。上堂。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；道不虛行，遇緣即應。多年陳爛葛藤，發火也無力作，重新扯起，有甚利益？境亦不存，法亦不立，刮龜毛於銕牛背上，截兔角於石女腰邊，道是強名，緣乃假合，布陽春於千花叢裏，回暖氣於六律管中，心心無知，印印相契，纔置分別於其間，早個天淵之曠隔。且作麼是不屬新故、一氣混融底旨趣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金香爐下銕崑崙。」

辭眾請法，併勸念佛。舉：「古德偈云：『嗟見世淆訛，言清行濁多，若無閻老子，誰能奈你何？』」師召云：「大眾！古人恁麼道，大似長繩放遠鷂，短綆汲深泉。既仰搆不著，秖推過便休，得即得也，省卻無限唇皮。然未免虧缺一種慈悲，不能向目前點醒，使末世眾生直下倒斷狂心，開發正眼，往往瞎驢隨隊，罔辨高低，矮子看場，漫受指畫，十個有九個錯誤，一生先半生棄捐。山僧太煞慈心，不惜惡口，奉勸諸人，直須諦信。參禪固是第一，念佛不居第二，參禪底要見性成佛，念佛底貴達理悟心。即心即佛，自信

得及，便請穩坐家堂；非心非佛，自把不住，到底終成惑亂。況乃時逢濁穢，根雜偏邪，非律非禪，不宗不教，蒙獅子皮，噴埜狐沫，遍布寰區，充塞里巷，輕欺先哲，慢蔑初機，肆狂悖號脫灑高風，順顛倒稱縱橫妙用，師資互訐，兄弟成讎。近日見聞，頗多駭愕，此皆因地不真，致使果招紆曲。至若我輩參詢，更多回互，舉步易成荊棘，開口便涉干戈。希聖希賢，未必個個超生脫死；親師親友，已見處處裂界分疆。我相方增，道業豈辦？所以道：閉門即是深山，何用叢林保社？求人不如求己，亦免俯仰周旋。諸人不若各各發起新鮮志氣，扶持徑捷法門，一句彌陀，大家同念。倘得心心無間、刻刻提撕，不分晝三夜三，那管是僧是俗？但解著衣喫飯，皆堪立願標名。歡喜時、煩惱時、安逸時、勞碌時，靠此一句阿彌陀佛，如一座須彌山相似，外邊逆順境風總總動搖不得，日久月深，自然得力，現世天人敬仰，報盡賢聖提攜，諸上善人同會一處，既無八苦交煎，便得六根清淨，華臺寶網、金地瑤階，林裏仙禽常宣法化，空中天樂同演佛乘，所聞皆是淨因，所見無非勝果，萬人脩、萬人去，那個限量得你？念一句、是一句，此事肯讓阿誰？彈指一生，便登不退。古來永明和尚道：『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世為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。』所以，此個法門一切無能勝者。山僧今日將來布施大眾，諸人切莫視同兒戲，看做等閒，努力向前，勿生退屈。何故？浮骸易散，至道難聞，無常殺鬼卒然臨，前路茫茫無可據，那時換手搥胸，我卻替你不得。真實向你道：究心底將心覓心，少有明心；念佛底憶佛念佛，必定見佛。汝但遵行，決不相賺。山僧多處添些，諸人更聽一偈：念佛參禪無別路，休存意見分回互，腳踏實地是真脩，莫道山僧曾話墮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渾崙一句絕偏圓，不屬聖凡迷與悟。」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第三(終)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第四

學人振清等錄

拈古

世尊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「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」

師云：「黃面瞿曇無大人相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他。若是符道者則不然，蝦蟆、蚯蚓、茄子、瓠子，我不敢輕於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忽有個出來道：『說得道理好。』我卻許伊。何故？不見道：家無小使，不成君子。」

梁武帝問達磨大師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磨云：「廓然無聖。」帝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磨云：「不識。」帝不契，達磨遂渡江至魏。

師云：「西天梵語，此土唐言，東西既自分疆，語言定然不對。梁皇劈頭問去，直得地轉天旋；達磨信口畓來，頓見冰消瓦解。諸人還識達磨麼？縱道不識，早已落他圈繢了也。後至嵩山少林寺一坐九年，更將熱面挨他冷壁，有甚共語處？」

文殊一日命善財採藥，是藥者採將來。善財遍觀大地，無不是藥，來白文殊。文殊云：「是藥者採將來。」善財就地拈一莖草，度與文殊。文殊接得，示眾云：「此藥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」

師云：「善財、文殊遞相熱謾，我當時若見，向他道：草本不勞拈出。」

傅大士云：「終日拈香擇火，不知身是道場。」玄沙云：「終日拈香擇火，不知真個道場。」

師云：「終日拈香擇火，不知別有道場。」

玄沙問鏡清：「教中道：『不見一法為大過患。』且道不見甚麼法？」清指露柱云：「莫是不見這個法？」沙云：「澍中清水白米從汝喫，佛法未夢見在。」

師云：「大小鏡清，有頭無尾。我當時若見，但云：『作家宗師。』直教玄沙開了口合不得。」

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？」雪竇云：「維摩道甚麼？」

師云：「不可教山僧重下註腳也。」

良禪客問欽山云：「一鏃破三關時如何？」山云：「放出關中主看。」良云：「恁麼則知過必改。」山云：更待何時？良

云：「好箭放不著所在。」便出。山云：「且來，闍黎！」良回首，山把住云：「一鏃破三關即且止，試與欽山發箭看。」良擬議，山打七棒云：「且聽這漢疑三十年。」
師云：「可惜良禪客只解貪功，不知挫銳，當時待他道：『試為欽山發箭看。』劈耳便摑，管教有棒也打不下。而今要識關中主麼？隨聲便喝。」
傅大士偈云：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還共起，起坐鎮相隨，語默同居止。須臾不相離，如身影相似，要識佛去處，只這語聲是。」師云：「苦哉！佛咄。」玄沙云：「大小傅大士秖認得個昭昭靈靈。」師云：「惡口！惡口！」雪竇云：「打草秖要蛇驚。」
師云：「舌頭在麼？」復拈云：「符上座見處，也要諸方簡點。要識佛去處麼？」便起身云：「這裏住不得。」
僧問長慶：「雪峰平日有何言句，得似羚羊掛角時？」慶云：「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。」
師云：「代僧便禮拜，云：『敢為流通。』」
僧問曹山：「清稅孤貧，乞師賑濟。」山喚闍黎，僧應諾，山云：「青原白家酒三盞，喫了猶道未沾唇。」
師云：「清稅雖善作竊，怎奈不知趨向？曹山尋嘗家風穩密，你擬上他門戶，他便砒霜鴆羽一道而行，設或霑他一滴，豈止喪身失命？且道符上座與麼道，還愜諸人意麼？具眼者試辨看。」
阿難一日問迦葉曰：「師兄，世尊傳金襴袈裟外，別傳個甚麼？」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迦葉曰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
師云：「金色頭陀被阿難一拶，直得全身放倒。即今還有共相扶豎者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依舊可憐生。」
玄沙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瑞嵒。」沙云：「瑞嵒有何言句？」僧云：「嘗喚主人公，自應：『諾，惺惺著，他後莫受人謾。』」沙云：「一等是美精魂，也甚奇怪。」沙云：「何不在彼中住？」僧云：「已遷化也。」沙云：「如今還喚得應麼？」僧無語。雪竇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師云：「這僧無語，多少淆訛。雪竇道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也是死中得活。」
槃山上堂云：「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。光非炤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」
師隨聲便喝。
金峰示眾云：「金峰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，二十年後無老婆心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？」峰云：「問凡畜

凡，問聖畣聖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？」峰云：「問凡不畣凡，問聖不畣聖。」
師云：「且道金峰前頭為人？後頭為人？若說得分明，許你作金峰半個弟子。」
僧問仰山：「法身還解說法也無？」山云：「我說不得，別有一人說得。」僧云：「說得底人在甚麼處？」山推出枕子。溈山聞，云：「寂子用劍刃上事。」
師云：「仰山推出枕子，還當法身說法也無？說使當得，且道說底是甚麼法？若人透得，許你劍刃上有出身之路；若透不得，盡大地草木斬為三段，也不是分外。」
六祖聞二僧對論風旛，一曰旛動，一曰風動，往復不已。祖曰：「不是旛動，不是風動，仁者心動。」
師云：「話墮也。」
僧問鏡清：「學人啐，請師啄。」清云：「還得活也無？」僧云：「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」清云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
師云：「鏡清秖具啐啄同時眼，未有啐啄同時用，所以不能活得。這僧若揀點得出，卻免遭人怪笑；不然，草裏漢未許出頭在。」
靈雲一日見桃花契悟，述偈云：「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幾回落葉又抽枝，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」玄沙聞得乃云：「諦當甚諦當，敢保老兄未徹在。」
師云：「少信根人，終無解脫。」
王太傅入招慶煎茶，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，朗翻卻茶銚，太傅見，問上座：「茶爐下是甚麼？」朗云：「捧爐神。」太傅云：「既是捧爐神，為甚麼翻卻茶銚？」朗云：「仕官千日，失在一朝。」太傅拂袖便去。明招云：「朗上座喫卻招慶飯了，卻去江外打野榔。」朗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招云：「非人得其便。」雪竇云：「當時但踏倒茶爐。」
師云：「當時但拈一片柴放在爐中。」
黃檗捧缽向南泉位上坐，泉入堂見，乃問：「長老甚麼年行道？」檗云：「威音王已前。」泉云：「猶是王老師兒孫。下去！」檗便過第二位坐，泉休去。
師云：「黃檗退己讓人，早已落在第二；南泉雖得便宜，爭奈猶欠一著。若是符上座見伊道威音王已前，但云：『坐卻著。』且教這漢一生動轉不得。」
僧問長沙：「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？」沙云：「作麼生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？」
師云：「依舊打作兩橛。」

僧遊五臺，問一婆子曰：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婆曰：「驀直去。」僧便去。婆曰：「好個師僧！又恁麼去。」後有僧舉似趙州，州曰：「待我去勘過。」明日，州便去問：「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婆曰：「驀直去。」州便去。婆曰：「好個師僧！又恁麼去。」州歸院，謂僧曰：「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。」

師云：「臺山大路徑直如絃，往往來來無不踏著，無端向別人口裏討，卻被這婆子冷眼看破，好不丈夫。趙州老漢雖然得個轉身，一路也是隨人腳跟走，還免得婆子口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茫茫宇宙人無數，幾個男兒是丈夫？」

僧問馬大師：「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。」大師云：「我今日勞倦，不能為汝說，問取智藏去。」僧問智藏，藏云：「何不問和尚？」僧云：「和尚教來問。」藏云：「我今日頭痛，不能為汝說，問取海兄去。」僧問海，海云：「我到這裏卻不會。」僧舉似馬大師，大師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」

師云：「三人尊宿病痛一般，這僧若是個點著知歸底，決不向髑髏前見鬼。山僧今日與伊念一道真言，免得禍患纏身。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，一切精靈從此出，渾家送上渡頭船。急急如律令敕。」

龍牙問翠微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微云：「與我過禪板來。」牙遂過禪板，微接得便打，牙云：「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」

師云：「皮下還有血麼？」

徑山問玅總：「古人不出方丈，為甚麼卻去莊上喫油餈？」總曰：「和尚放玅總過，玅總方敢通個消息。」山云：「我放你過，你試道看。」總曰：「玅總亦放和尚過。」山曰：「爭奈油餈何？」總喝一喝，便出。

師云：「徑山、玅總互相熱謾，若不得個油餈，幾乎開口了合不得。且道符上座見處又作麼生？纔有，出來劈脊便棒，云：『你且知些滋味。』」

俱胝和尚，凡有人問，便豎一指。

師云：「佛法不是這個道理。」

僧問趙州：「學人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」州云：「喫粥了也未？」僧云：「喫粥了也。」州云：「洗缽盂去。」其僧因此大悟。

師云：「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則許閻黎，若是佛法，未夢見在。」

僧問夾山：「如何是夾山境？」山云：「猿抱子歸青嶂裡，鳥啣花落碧嵓前。」法眼云：「我二十年秖作境話會。」
師云：「謾露柱即得。忽有人問：『不作境話會，又且如何？』這木頭方始瞥地。」
僧問藥山：「平田淺草，麈鹿成群，如何射得麈中主？」山曰：「看箭。」僧放身便倒。山曰：「侍者，拖出這死屍。」僧便走。山曰：「弄泥團漢有甚麼限？」
師云：「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，這僧皮下無血，可惜藥山一枝好箭。若是符上座，見伊纔問，但云：『中也。』若跳得出，許他死中得活。」
臨濟大師示眾云：「佛法不是小事，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喫六十痛棒，如蒿枝子拂相似。如今更思一頓，誰為下手？」時有僧出云：「某甲下手。」濟拈棒與僧，僧擬接，濟便打。
師云：「一個不知痛癢，一個全沒慚愧。黃檗先師血滴滴地為你，卻道如蒿枝拂相似。這僧不顧來處艱難，但只管喫。符道者今日要令不知痛癢底知些痛癢，全沒慚愧底具足慚愧。」乃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令不虛行。」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門云：「東山水上行。」
師云：「諸佛出身處，東山水上行，忽若山崩水竭，諸人向處覓佛，家貧猶自可，路貧愁殺人。」
靈嵓一日因僧參，嵓云：「甚處？」僧云：「湖廣。」嵓云：「聞得鸚鵡洲被賊劫去，是否？」僧云：「不曾。」嵓云：「老僧卻信人騙。」
師云：「真個那？」又云：「賊！賊！」
僧問靈嵓：「學人患此大病，正受疼痛時，一切處安置伊不得，和尚如何救療？」嵓云：「還氣急麼？」僧一喝，嵓云：「肝氣有餘，肺氣不足。」
師云：「靈嵓雖能識病，不善用藥。」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「當時若喫得這服，不致深入膏肓。何故？不見道：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。」以拄杖旋風打散。
馬大師不安，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」大師曰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
師云：「病入膏肓。」
雲蓋問石霜：「萬戶俱閉即不問，萬戶俱開時如何？」霜云：「堂中事作麼生？」云：「無人接得渠。」霜云：「道也太煞道，也只道得八九成。」云：「未審和尚作麼生道？」霜云：「無人識得渠。」

師云：「頭頭上了，物物上明，秖喚作了事人，百尺竿頭更有一步在。秖如萬戶俱開，為甚麼無人識得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用識作麼？」

曹山問僧：「作甚麼？」僧云：「掃地。」山云：「佛前掃？佛後掃？」僧云：「前後一時掃。」山云：「與曹山過鞁鞋袋來。」

師云：「曹山雖善使令，未免壓良為賤。符上座則不然，前後一時掃，拄杖不在，苕帚柄聊與三十。」

香林遠禪師因僧問：「魚遊陸地時如何？」遠云：「發言須有後救。」僧云：「卻下碧潭時如何？」遠云：「頭重尾輕。」

師云：「衲僧家發言須有後救，香林雖然作者，爭奈頭重尾輕？山僧則不然，魚遊陸地時如何？境界甚危。卻下碧潭時如何？救得一半。與麼道，還有過麼？」

僧問趙州：「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」州云：「放下著。」僧云：「既是一物不將來，放下個甚麼？」州云：「放不下，擔取去。」

師云：「這僧力能挾泰山以超北海，一個門限卻跨不過。大眾！要知趙州老漢心行麼？大似籍沒人家產了，更要人納贓在。山僧今日據款結案，一物不將來，請君齊放下。入門逢阿誰？出門見甚麼？口舌利如錐，今古令人怕。」喝一喝。

陸亙大夫一日見南泉云：「肇法師也甚奇怪，解道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」泉指庭前牡丹花云：「大夫，時人見此一枝花，如夢相似。」

師云：「南泉年老，齒不關風，無端漏泄春光，直是令人目眩。若是符道者又不然，待伊道了，但云：『大夫喚甚麼作天地萬物？』縱饒陸亙有語，也是夢裏惺惺。」

武帝請傅大士講《金剛經》，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，便下座。師云：「葛藤不少。」誌公問云：「陛下還會麼？」帝云：「不會。」誌公云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

師云：「座主奴。」

臨濟侍立德山次，山云：「困。」濟云：「老漢寐語作麼？」山便打，濟便掀倒禪床。

師云：「青天白日裏瞌睡也打不迭，這兩個漢大似開眼作夢。山僧當時若見，各與二十九棒，留一棒自喫。何故？只因為他閑事長無明。」

靈嵒因一僧入方丈請益，云：「某甲不善用心，喫和尚方便。」嵒云：「老僧今日患痢，一連五六七次方便，你還知

麼？」僧云：「不知。」嵓叱云：「原來我方便，你又不知。出去！」
師云：「靈嵓雖則倒腹傾腸，為人徹困，其奈自矢不覺臭。這僧若是個知氣息底，當時但掩鼻而出，也免得末後狼籍。」
趙州問婆子：「甚麼處去？」婆云：「偷趙州筍去。」州云：「忽遇趙州又作麼生？」婆一掌，州便休。
師云：「婆子匆匆打辦，放過一著；趙州草草承當，賴遇無旁觀者。」
遵布衲在藥山浴佛次，藥山云：「你只浴得這個，還浴得那個麼？」遵云：「把將那個來。」
師云：「更討第二通惡水那？」
鏡清問僧：「門外是甚麼聲？」僧云：「蛇吞蝦蟆聲。」清云：「將謂眾生苦，更有苦眾生。」
師云：「念彼觀音力，還著於本人。」又云：「自作自受。」
仰山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廬山。」山云：「曾遊五老峰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曾到。」山云：「闍黎不曾遊山。」雲門云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」
師云：「若作佛法商量，腳下泥深三尺；不作佛法商量，門前路滑如油。畢竟如何？待上座遊山來，卻向汝道。」
僧問睦州：「高揖釋迦，不拜彌勒時如何？」州云：「昨日有人問，趁出院了也。」僧云：「怕某甲不實那？」州云：「拄杖不在，苕帚柄聊與三十。」
師云：「這僧雷聲浩大，雨點全無，睦州若不站定腳跟，未免磕七撞八。」
僧問靈嵓：「孤峰獨峭時如何？」嵓云：「風吹沒奈何。」僧云：「萬派朝宗時如何？」嵓云：「不停流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尊貴墮？」嵓云：「不墮在尊貴。」僧云：「作家宗師。」嵓云：「他亦不受。」僧云：「某甲到這裏也沒奈何。」嵓云：「誰教你來？」
師云：「這老漢大似頑石一般，天下人拈掇不起。若不是這僧斧鑿將來，爭見些子竅穴？」
僧問六祖：「黃梅意旨甚麼人得？」祖云：「會佛法人得。」僧云：「和尚還得否？」祖云：「我不得。」僧云：「為甚麼不得？」祖云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
師云：「是真語？是實語？」
僧問雲門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體露金風。」
師云：「雲門不善成立，從上家私狼藉殆盡。符上座今日有一語分付，切須記取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莫將黃葉誤作真金。」

翠嵓夏末示眾云：「一夏以來，為兄弟東語西話，看翠嵓眉毛在麼？」師云：「一場話杷。」長慶云：「生也。」師云：「低聲，低聲。」保福云：「作賊人心虛。」師云：「智過君子。」雲門云：「關。」
師云：「俱山僧恁麼道，早是眉毛長數丈。知麼？」
崇壽指凳子云：「識得凳子，周匝有餘。」雲門云：「識得凳子，天地懸殊。」
師云：「一個跳不出，一人搆不著。山僧則不然，識得凳子，秖是凳子。」
溈山一日見劉鐵磨來，溈山云：「老牸牛！汝來也。」磨云：「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？」山乃放身作臥勢，磨便出去。
師云：「巍巍堂堂，被人家一頓齋飯，便乃和身放倒，諸人還知銕磨便出去麼？下坡不走，快便難逢。」
杜順和尚偈曰：「嘉州牛喫禾，益州馬腹脹，天下覓醫人，炙豬左膊上。」
師云：「有甚麼交涉？」
僧問雪竇：「如何是諸佛本源？」竇云：「千峰寒色。」師云：「直得寒毛卓豎。」僧云：「向上更有事也無？」竇云：「雨滴嵓花。」
師云：「到者方知。」
臨濟上堂云：「有一無位真人，嘗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」時有僧出云：「如何是無位真人？」濟下禪床擒住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僧擬議，濟拓開云：「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？」
師云：「若是無位真人，非一處出現，茶裏、飯裏，鐘裏、鼓裏，拄杖頭、拂子上，腳跟下、鼻孔內，無一處不是他出現底所在，開眼也著，合眼也著。如今衲僧要見，劈脊便打，云：有甚麼難？」
靈嵓一日見居士炤鏡，嵓云：「道人家須要炤顧這個作麼？」士無語，嵓云：「何不道秖圖看破伊？」
師云：「當時但撲破鏡子。」
僧問法眼：「如何是佛？」云：「汝是慧超。」
師云：「法眼雖然口快，未免喚奴作郎。這僧造次承當，怎奈有頭無尾。」
玄沙上堂，眾集，遂將拄杖一時趁下，卻回向侍者道：「我今日作得一解，險入地獄如箭射。」者云：「喜得和尚再復人身。」
師云：「玄沙侍者對揚家醜，靈利衲僧覷見，未免笑破鼻孔。」

黃檗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，恁麼行腳，何處更有今日？還知大唐國裏沒禪師麼？」時有僧出云：「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？」檗云：「不道無禪，秖是無師。」
師云：「黃檗若無後語，洎被打破蔡州。這僧雖善搶攙，奈何落在圈繢裏？」
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門云：「六不收。」圓悟云：「一不立。」
師云：「八不似。」復云：「雨灑不濕，風吹不入，靈利衲僧，如何辨得？」
臨濟入僧堂，兩首座齊下喝，僧問臨濟：「還有賓主也無？」濟云：「賓主歷然。」
師云：「從前汗馬無人識，秖要重論蓋代功。」
三聖問雪峰：「透網金鱗以何為食？」峰云：「待汝出網來向汝道。」聖云：「一千五百人善知識，話頭也不識。」峰云：「老僧住持事繁。」
師云：「揀點舌頭。」
修山主偈云：「是柱不見柱，非柱不見柱。」師云：「途中無這個消息。」「是非已去了，是非裏薦取。」
師云：「屋裏沒此葛藤。說也說了，註也註了，還會麼？若不會，大好從頭舉，九九八十一收。」
三角示眾云：「若論此事，眨上眉毛早已蹉過。」麻谷出問云：「蹉過則不問，如何是此事？」角云：「蹉過。」谷便掀倒禪床，角便打。雪竇云：「兩個老漢眉毛也未曾眨上，說甚麼此事蹉過？」
師云：「三尊宿雖各各眼明手快，便利如風，使人卒難近傍，要且不知此事。而今莫有欲知此事的麼？纔有人出，劈脊便打。設或問道：『如何是此事？』但復打云：『三十年後，此話大行。』」
南泉示眾云：「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牧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；擬向溪西牧，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分納些些，總不見得。」
師云：「王老師秖解閉門作活，不能觸處逢生，一頭水牯牛東擬西擬，更沒奈何，雖云隨分納些些，總未是本分草料。山僧今日亦有一頭水牯牛，溪東也放、溪西也放，總是自家田地，並不犯他家一莖水草。諸人還見牛麼？」自云：「叱！叱！」
長慶示眾云：「撞著道伴交肩過，一生參學事畢。」
師云：「撞著道伴交肩過，好個無孔鉄鎚。」
僧問禾山：「習學謂之聞，絕學謂之鄰，過此二者，是為真過。如何是真過？」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真

諦？」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又問：「即心即佛即不問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」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又問：「向上人來如何接？」山云：「解打鼓。」

師云：「曾有人問符上座：『禾山解打鼓，意旨如何？』對他道：『好事不謾人。』且道還契古德意麼？禾山解打鼓，對眾分明舉，好事不謾人，知音更誰許？會得的，甜瓜徹蒂甜；不會的，苦瓠連根苦。」

雪竇云：「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掛在壁上。達磨九年面壁，不敢正眼覷著。如今衲僧要見，劈脊便打。」

師云：「雪竇只圖自便，不顧賺人，無端與麼道了，遂令一輩衲僧向壁上東覷西捕，唐喪光陰。符上座則不然，乾坤之內、宇宙之間中有一寶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秖在這裏，拈起也日月增輝，放下也泥沙匿耀，如今衲僧要見，我也不惜。」復喝一喝。

趙州因秀才云：「和尚是古佛。」州云：「秀才是新如來。」

師云：「靈山授記，未到如此。」又云：「得人一牛，還人一馬。」

僧問香林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」林云：「臘月火燒山。」雪竇云：「臘火燒山，萬種千般。翹松鶴冷，踏雪人寒。達磨不會，大難大難。」

師云：「香林縱火燒山，雪竇順風助燄，衲衣下事使人卒難摸索。符上座則不然，臘火燒山，天寬地寬，達磨不識，討甚心安？」

睦州陞座云：「首座[口*尒]？」畣云：「在。」「寺主[口*尒]？」畣云：「在。」「維那[口*尒]？」畣云：「在。」州云：「三段不同，今當第一。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。」

師云：「彈偏斥小、歎大褒圓則不無，睦州老漢且未能隨根應病授與法藥。山僧今日又且不然，首座[口*尒]在、寺主[口*尒]在、維那[口*尒]在，我今為汝保任此事，終不虛也。」

石室見僧來，拈起拄杖云：「過去諸佛也恁麼，現在諸佛也恁麼，未來諸佛也恁麼。」長沙云：「放下拄杖子，別通消息來。」

師云：「可惜這有頭無尾漢，有根拄杖子也不解用。待他道：『放下拄杖，別通個消息來。』劈脊便打，非惟勦絕長沙，抑自有出身之路。」

古德云：「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，我待你立地搆去。」法眼云：「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，我待你坐地搆去。」

師云：「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，我更不與汝著忙，何故無人搆得？」

雪峰示眾云：「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；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。」玄沙指火爐云：「且道火爐闊多少？」峰云：「如古鏡闊。」沙云：「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。」

師云：「雪峰古鏡放光，玄沙火爐發焰，若非他家父子，妍媸立辨，胡漢無私，爭免得焦頭爛額？諸人要識玄沙後語麼？須問取他家兒孫始得。」

舍利弗一日入城，見月上女出城，舍利弗問云：「甚麼處去？」女云：「如舍利弗恁麼去。」舍利弗云：「我方入城，汝方出城，何言如舍利弗恁麼去？」女云：「諸佛弟子當住何處？」弗云：「諸佛弟子當住大涅槃。」女云：「諸佛弟子既住大涅槃故，我亦如舍利弗恁麼去。」

師云：「兩個一場敗闕，有人簡點得出，許汝謗于佛、毀于法，不入眾數；其或未然，卻是山僧罪過。」

僧問石門：「年窮歲盡時如何？」石門云：「東村王老夜燒錢。」僧復問開先暹和尚：「年窮歲盡時如何？」暹云：「依舊孟春猶寒。」

師云：「一人門外打之遶，一人室中看冷煖。東山別有一轉，年窮歲盡時如何？大家相聚喫莖蘿。也要諸方貶剝。」

乾峰示眾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。」雲門出云：「昨日有人從天台來，卻往徑山去。」峰云：「典座來日不得普請。」便下座。

師云：「焦磚打著連底凍，赤眼撞著火柴頭。」

外道問佛：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」世尊良久，外道云：「世尊大慈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外道既去，阿難問云：「外道有何所證，禮謝而去？」世尊云：「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」

師云：「作麼生是世尊鞭影？莫是良久處麼？若與麼，則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。畢竟如何？良馬已隨鞭影去，阿難依舊世尊前。」

雲門示眾云：「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。」自代云：「俱。」

師云：「紅旗閃爍，換盡諸佛眼睛；寶劍輝煌，斷盡諸佛性命。還有具通天作用，向一字裏排身者麼？有即許你親見雲門。」

僧到靈嵓，禮拜起便喝，嵓便打，僧云：「因甚便打？」嵓云：「賞伊大膽。」

師云：「這僧如貧兒暴富，揮金如土。靈嵓雖然得人一牛、還人一馬，叵奈儉而不奢。若是符上座，脫下衲衣痛與一頓，自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。」

僧問瑯琊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琊云：「清淨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其僧有省。

師云：「騎賊馬，趕賊隊，果是作家。這僧恁麼悟去，分明悟得教乘，祖師門下未夢見在。」

溈山普請次，值靜板鳴，有一僧拍手呵呵大笑歸去。溈山云：「俊哉！此是觀音入理之門。」至晚，問其僧：「你適來見個甚麼道理？」僧云：「適來肚饑，聞板聲，歸喫飯。」溈山云：「賺殺人。」鏡清云：「當時溈山有此一僧。」鼓山云：「當時溈山無此一僧。」

師云：「這僧一笑，多少淆訛？勞他千五百人知識各說異端，無本可據，直至而今遂成不了。山僧此日乘時為渠了卻。」乃呵呵大笑，云：「多少淆訛？」

僧問百丈：「如何是奇特事？」丈云：「獨坐大雄峰。」僧禮拜，丈便打。

師云：「這僧會得禮拜，不會禮拜？若人緇素得出，始知百丈令行一半。」

僧問興化：「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」化云：「打中間底。」僧便禮拜。化云：「昨日赴個村齋，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，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。」

師云：「興化老人頂門眼正，肘後符靈，縱遇千妖百怪，他卻不慌不忙，輕輕念道真言，自然銷蹤滅跡。雖然，若不得個古廟藏身，這陣卒風暴雨也不易當抵，直至今朝，未免水漉漉地。」

僧問靈邕：「如何是密密之言？」邕云：「外人爭得聞？」

師云：「低聲，低聲。」

報慈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臥龍。」慈云：「在彼多少時？」僧云：「經冬過夏。」慈云：「龍門無宿客，為甚麼在彼多少時？」僧云：「師子窟中無異獸。」慈云：「你試作師子吼看。」僧云：「若作師子吼，即無和尚也。」慈云：「念汝新到，且放三十棒。」

師云：「一個頭角已成，一個爪牙畢露，雖然各展風規，爭如山僧道個不必？」

僧問巴陵：「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別？」陵云：「雞寒上樹，鴨寒下水。」僧問睦州：「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別？」州云：「青山是青山，白雲是白雲。」雪竇云：「問既一般，畣亦相似，其中有利他自利，謾人自謾，若點揀分明，管取解空第一。」

師云：「登山采玉，入海求珠，祖意教意，切忌守株。若人點揀得出，直是天地懸殊。」

百丈侍馬大師行次，見一群野鴨子飛過，祖云：「是甚麼？」丈云：「野鴨子。」祖云：「甚麼處去也？」丈云：「飛過去

也。」祖遂把百丈鼻扭，丈負痛失聲，祖云：「又道飛過去也。」

師云：「馬師雖然作者，爭奈好肉剜瘡？直饒扭捏將來，鼻孔終是不正。若是山僧見他道：『飛過去也。』但微笑云：『果然。』更不與他手忙腳亂。何故？不見道：泉枯終見底，鳥倦自知還。」

臨濟一日與普化同施主家齋，濟問：「毛吞巨海，芥納須彌，為復神通玅用？為復法爾如然？」化踢倒飯床，濟云：「太麤生！」化云：「這裏是甚麼所在，說麤說細？」濟休去。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，濟復問：「今日供養何似昨日？」化又踢倒飯床，濟云：「大麤生！」化云：瞎漢！「佛法說甚麼麤細？」濟吐舌。

師云：「兩個老賊喫卻檀越家飯了，作這般去就，全沒些子慚媿。雖然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一個有奔流度刃的手腳，一個用疾焰過風的機關，直饒香積如來，也須從旁喝彩。且道那一個合受人天供養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有甚饅頭餛飩子？快下將來。」

趙州示眾云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纔有語言，是揀擇？是明白？老僧不在明白裏，是汝諸人還護惜也無？」時有僧出云：「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個甚麼？」州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既不知，為甚卻道不在明白裏？」州云：「問事即得，禮拜了退。」

師云：「趙州老一向放憨，及遇這僧挨拶緊來，直得將身上壁。還有為趙州竭力的麼？出來通個消息，使山僧知你是個風不入底漢。」

僧問靈嵓：「惟一堅密身，一切塵中現。如何是塵中現底身？」嵓指庭前花云：「這株花得與麼紅，那株花得與麼白。」

師云：「換卻眼睛。」

僧問鏡清：「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？」清云：「有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新年頭佛法？」清云：「元正啟祚。」僧云：「謝師畣話。」清云：「鏡清今日失利。」又僧問明教：「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？」教云：「無。」僧云：「年年是好年，為甚麼卻無？」教云：「張公喫酒李公醉。」僧云：「老老大大，龍頭蛇尾。」教云：「明教今日失利。」

師云：「新年佛法有，石上栽花；新年佛法無，空中釘橛。忽有個問符上座：『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？』但云：『路上相逢齊稽首。』且道是有耶？是無耶？若揀點得出，山僧今日失利。」

僧問投子：「金雞未鳴時如何？」投云：「無這個音響。」僧云：「鳴後如何？」投云：「各自知時。」

師云：「投子古佛等閑垂一機一境，直是令人難搆。山僧今日不吝慈悲，亦有一轉，高也著、低也著，金雞未鳴時如何？夜半正明；鳴後如何？天曉不露。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？」

僧問智門：「如何是般若體？」門云：「蚌含明月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般若用？」門云：「兔子懷胎。」

師云：「蚌含明月，聲前撲不破；兔子懷胎，句裏絕知音。要識是非，面目現在。」拍手一下。

仰山問三聖：「汝名甚麼？」聖云：「慧寂。」仰山云：「慧寂是我。」聖云：「我名慧然。」仰山呵呵大笑。

師云：「二員作者，一放一收，一挨一拶，如排百萬大軍，只將瓦礫相擊，眾中皆是慣歷沙場、久經陣敵之士，到這裏還覺額頭汗出麼？」

保福、長慶遊山次，福以手指云：「只這裏便是玅峰孤頂。」慶云：「是即是，可惜許。」師云：「直得腳跟下寸草不生。」雪竇云：「今日共這漢遊山，圖個甚麼？」師云：「下坡不走，快便難逢。」雪竇復云：「千年後不道無，只是少。」師云：「相隨來也。」後舉似鏡清，清云：「若不是孫公，便見髑髏遍埜。」

師云：「青天白日。」

文殊問無著：「近離甚處？」無著云：「南方。」殊云：「南方佛法如何住持？」著云：「末法比丘少奉戒律。」殊云：「多少眾？」著云：「或三百，或五百。」無著問文殊：「此間如何住持？」殊云：「凡聖同居，龍蛇混雜。」著云：「多少眾？」殊云：「前三三，後三三。」

師云：「諸方總道無著被文殊熱謾，殊不知文殊被無著一問，直得前後錯亂，數目參差，直至而今也打筭不清。」

肅宗皇帝問忠國師云：「師百年後所須何物？」國師云：「與老僧作個無縫塔。」帝云：「請師塔樣。」國師良久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帝云：「不會。」國師云：「我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卻諳此事，請詔問之。」國師遷化後，帝詔耽源問：「此意如何？」源云：「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充一國，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琉璃殿上無知識。」

師云：「大小國師被天子一問，直得口啞。若是山僧請師塔樣，但云：『陛下可謂不忘付囑。』非唯坐斷天下人舌頭，亦免得後代兒孫起模畫樣。」

靈樹遠禪師一日問青上座云：「《法華經》中，爾時龍女有一寶珠，價直三千大千世界。且道三千大千是多少價？」青云：

「且待須臾，自當證知。」遠云：「師兄即今還肯方便麼？」青近前叉手云：「也不較多。」靈嵓聞得，打露柱一下。
師云：「一個索值甚高？一個酬價極賤？靈嵓從中白拈，爭奈旁觀覷破。且道誰是旁觀者？」顧左右云：「喏！」
昔有秀才問長沙：「某甲曾看《千佛名經》，百千諸佛但見其名，未審居何國土？」長沙召秀才，秀才應諾。沙云：「黃鶴樓崔顥題後，秀才還曾題也未？」曰：「未曾。」沙曰：「得閑題取一篇好。」
師云：「長沙與秀才把手同行，親到諸佛住處，叵耐秀才貪程太速，不解返觀，驀然撞著黃鶴樓，方始腳跟點地。苦哉！苦哉！將長沙一片婆心擲向鸚鵡洲裏不響。你諸人還知諸佛住處麼？」豎起指云：「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」
僧問五祖：「一大藏教是個切腳，未審切那個字？」祖云：「八囉娘。」
師云：「灼然言不該典，非君子之談。東山信口畣來，暗與修多羅合。一大藏教是個切腳，釋迦老子可謂竭盡機思。且道八囉娘畢竟是唐言？是梵語？若將并班必駁丁當帝都向齒舌上彈切得來，有甚麼交涉？大眾！要會八囉娘麼？須於意外明宗，莫向言中取則。」隨以手空中畫一畫，云：「汝等隨山僧手看。」眾舉首，乃轉身便行。
僧問投子：「如何是一大事因緣？」子云：「尹司空與老僧開堂。」
師云：「投子果是實頭，不免猶霑俗氣。若問山僧：『如何是一大事因緣？』但對他道：『不可更有第二事。』」
僧問長慶：「眾手淘金，誰是得者？」慶云：「有伎倆者得。」僧云：「學人還得也無？」慶云：「太遠在。」
師云：「長慶太吝，這僧太怯。若是逴得便行底，怎肯向別人口裏討得與不得？即今且止，你道這僧具甚麼伎倆？果若辨得，一手分付。」
鏡清問僧：「趙州喫茶去，你作麼生會？」僧便出去。清云：「邯鄲學唐步。」
師云：「可惜趙州一碗茶被鏡清潑卻，這僧便出，且道知味不知味？你向觜唇上咂啖得來，怎免道個苦？」
趙州因新羅院主請齋，州到門首問：「此是甚麼？」院主云：「新羅院。」州云：「我與你隔海。」
師云：「趙州未入得新羅門，秖向途路上論量遠近。若是山僧，待他道：『與你隔海。』便云：『怎得到這裏？』非惟截斷趙州舌頭，且免後人虛空釘橛。」

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州云：「大者如兄，小者如弟。」
師云：「趙州和尚一向釘觜銕舌問著，無有畣不得者。這僧秖問惟我獨尊底，因甚他卻畣有兩個？你試說道理看，是則遞相恭敬，不是則各自稱尊。」
僧問雲門：「一言道盡時如何？」門云：「裂破。」師云：「合得一半。」雪竇彈指三下。師云：「切忌承虛接響。」僧問睦州：「一言道盡時如何？」州云：「老僧在你缽囊裏。」師云：「著甚來由？」雪竇呵呵大笑。
師云：「破了也。」復云：「有人辨得此四轉語，許他天上天下。」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四(終)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第五

學人振洪等錄

頌古(公案次第，碧巖集同)

舉：「梁武帝問達磨大師：『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』磨云：『廓然無聖。』帝曰：『對朕者誰？』磨云：『不識。』帝不契，達磨遂渡江至魏。帝後舉問志公，志公云：『陛下還識此人否？』帝曰：『不識。』志公云：『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。』帝悔，遂遣使去請。志公云：『莫道陛下發使去取，闔國人去，他亦不回。』」

頌曰：

金剛寶劍劈天揮，進退無門直下危，覿面相呈還不識，等閒放過卻難追。

舉：「趙州示眾云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纔有語言，是揀擇？是明白？老僧不在明白裏，是汝還護惜也無？』時有僧問：『既不在明白裏，護惜個什麼？』州云：『我亦不知。』僧云：『和尚既不知，為什麼卻道不在明白裏？』州云：『問事即得，禮拜了退。』」

頌曰：

三餐噇了飽膨脖，無事花間布一枰。倚老逢人還賣老，不爭黑白滿盤贏。

舉：「馬大師不安，院主問：『和尚近日尊候如何？』大師云：『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』」

頌曰：

一拶通身病骨蘇，不煩盧扁更懸壺。幾多好肉重添爵，意欲圖全反喪吾。

舉：「德山到溈山，挾複子於法堂上，從東過西，從西過東，顧視云：『無！無！』便出至門首，卻云：『也不得草草！』便具威儀，再入相見。溈山坐次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『和尚！』溈山擬取拂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，背卻法堂，著草鞋便行。溈山至晚問首座：『適來新到在什麼處？』首座云：『當時背卻法堂，著草鞋出去也。』溈山云：『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，呵佛罵祖去在。』」

頌曰：

劍牙盆口煞威獰，慣向刀塗血路行，一自溈山遭授記，至今難洗惡聲名。

舉：「雪峰示眾云：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』」

頌曰：

渾無巴鼻囫圇禪，盡令提綱舉不全，拋下何勞重打鼓？須知漆桶有時穿。

舉：「雲門垂語云：『十五日已前不問汝，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。』自代云：『日日是好日。』」

頌曰：

秋風索索紫藤枯，病葉紛紛感歲徂。到老天涯人不識，清光翻轉未生圖。

舉：「僧問法眼：『慧超咨和尚，如何是佛？』法眼云：『汝是慧超。』」

頌曰：

啐啄之機箭拄鋒，起心早已涉羅籠，若無竭海驅山力，到此休誇蓋世雄。

舉：「翠巖夏末示眾云：『一夏以來為兄弟說話，看翠巖眉毛在麼？』」（保福云：「作賊人心虛。」長慶云：「生也。」雲門云：「關。」）

頌曰：

唱如白雪和如蘭，一字相酬聽者難，八面清風惹衣裓，至今凜凜逼人寒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如何是趙州？』州云：『東門西門南門北門。』」

頌曰：

門門有路淨無塵，趙老分明解轉身。不得邏兵伸一問，誰知賊是普州人。

舉：「睦州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便喝，州云：『老僧被汝一喝。』僧又喝，州云：『三喝、四喝後作麼生？』僧無語，州便打，云：『這掠虛頭漢！』」

頌曰：

有鋒無殿欲何如，一喝明明是掠虛。莫道銜枚真伎死，也勝陣敗說兵書。

舉：「黃檗示眾云：『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，恁麼行腳，何處有今日？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』時有僧出云：『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？』檗云：『不道無禪，只是無師。』」

頌曰：

天上人間一口吞，通身伎倆出無門。衲僧氣果如樊將，項羽從教亦喪魂。

舉：「僧問洞山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山云：『麻三斤。』」

頌曰：

無星秤子定銖錙，滯句承言即受欺。今古叢林難著價，至令好貨不爭奇。

舉：「僧問巴陵：『如何是提婆宗？』巴陵云：『銀碗裏盛雪。』」

頌曰：

雪盛銀碗類難齊，休問全提與半提。自解將身藏北斗，何勞重更躡雲梯。

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』雲門云：『對一說。』」

頌曰：

對一說，口無舌，四十九年真秘訣。文彩縱橫劫外機，碧眼胡僧覷不徹。屈屈，拶得雲門一腳折。

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不是目前機，亦非目前事時如何？』雲門云：『倒一說。』」

頌曰：

倒一說，活潑潑，策起眉毛看縱奪，陜府銕牛喫蒺藜，嘉州大象流出血。徹！徹！是聖是凡齊吐舌。

舉：「僧問鏡清：『學人啐，請師啄。』清云：『還得活也無？』僧云：『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』清云：『也是草裏漢。』」

頌曰：

今古難明啐啄機，叢林滾滾是和非，老盧佛法不曾會，贏得黃梅一領衣。

舉：「僧問香林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林云：『坐久成勞。』」

頌曰：

坐久成勞歲月移，髑髏著地幾人知。清風遍界空惆悵，只把琅玕永夜吹。

舉：「肅宗皇帝問忠國師：『百年後所須何物？』國師云：『與老僧作個無縫塔。』帝曰：『請師塔樣。』國師良久，云：『會麼？』帝云：『不會。』國師云：『吾有付法弟子耽源，卻諳此事，請詔問之。』國師遷化後，帝詔耽源問：『此意如何？』源云：『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黃金克一國，無影樹下合同船，琉璃殿上無知識。』」

頌曰：

國師已有全身塔，一切天人無見頂。起模畫樣是耽源，帝釋殿前重著銘。功德滅兮法財損，千古有誰能拔本？俊衲僧，當猛省，風從花裏過來香，水向石邊流出冷。

舉：「俱胝和尚凡有所問，只豎一指。」

頌曰：

無文寶印錦重重，一等高提讓此翁，堪笑如獐諸小果，秖將雲霧作神通。

舉：「龍牙問翠微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微云：『與我過禪板來。』牙過禪板與翠微，微接得便打。牙云：『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』牙又問臨濟：『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』濟云：『與我過蒲團來。』牙取蒲團過與臨濟，濟接得便打。牙云：『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西來意。』」

頌曰：

拈來便用也尋常，度與分明計更長，兩個骨撾都勘破，須知別自有衷腸。

舉：「僧問智門：『蓮花未出水時如何？』智門云：『蓮花。』僧云：『出水後如何？』門云：『荷葉。』」

頌曰：

天真妙韻壓諸方，說著令人齒頰香。一種目前難透脫，競將花葉細商量。

舉：「雪峰示眾云：『南山有一條鱉鼻蛇，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』長慶云：『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』僧舉似玄沙，玄沙云：『須是稜兄始得。雖然如此，我即不恁麼。』僧云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沙云：『用南山作麼？』雲門以拄杖攃向雪峰面前作怕勢。」

頌曰：

毒燄腥風裏一團，直教聞見骨毛寒，禁蛇有術誰親得？拄杖頭邊著眼看。

舉：「南泉因東西兩堂爭貓兒，泉遇之，白眾曰：『道得即救取貓兒，道不得即斬卻也。』眾無對，泉便斬之。」

頌曰：

提來活底付何人，死要教伊卸業身。絕叫一聲刀似雪，腥風毒血污乾坤。

舉：「趙州自外歸，泉舉前話示之，州脫草履安頭上而出。泉曰：『子若在，即救得貓兒也。』」

頌曰：

神仙秘訣付神仙，父子雖親亦不傳。頭帶草鞋顛倒甚，腳跟未有踏青天。

舉：「保福、長慶遊山次，福以手指云：『只這裡便是妙峰頂。』慶云：『是則是，可惜許。』後舉似鏡清，清云：『若不是孫公，便見髑髏遍埜。』」

頌曰：

是即是，可惜許，無背面，全規矩。妙峰今古絕人行，休向蒼苔尋屐齒。

舉：「劉鋹磨到溈山，山云：『老牸牛！汝來也。』磨云：『來日臺山大會齋，和尚還去麼？』溈山放身臥，磨便出去。」

頌曰：

日醉花前白髮新，全忘帝力自由身。耕田鑿井吾家事，那識唐虞是主人。

舉：「蓮花峰菴主拈拄杖示眾云：『古人到這裏，為什麼不肯住？』自代云：『為他途路不得力。』復云：『畢竟如何？』又自代云：『椰栗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』」

頌曰：

行遍千差與萬差，腳頭腳底驗龍蛇。堪嗟赤手白拈者，解道途中不離家。

舉：「僧問百丈：『如何是奇特事？』丈云：『獨坐大雄峰。』僧禮拜，丈便打。」

頌曰：

雄峰獨坐令高褆，有口何人敢問伊？一吸黃河絕涓滴，巨靈神亦豎降旗。

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』雲門云：『體露金風。』」

頌曰：

人亡家破髑髏乾，月下霜鴻叫影寒。誰在高樓最先聽，併將愁緒入雲端。

舉：「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，丈問：『從上諸聖還有不為人說法底麼？』泉云：『有。』丈云：『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？』泉曰：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』丈云：『說了也。』泉云：『某甲只恁麼，和尚作麼生？』丈云：『我又不是大善知識，爭知有說不說？』泉云：『某甲不會。』丈云：『我太煞為你說了也。』」

頌曰：

君向瀟湘我向秦，休言同路不同行。暫邀茆店開樽酒，人在異鄉翻有情。

舉：「僧問大隋：『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這個壞不壞？』隋云：『壞。』僧云：『恁麼則隨他去也。』隋云：『隨他去。』」

頌曰：

如火與火無迴避，分明向道隨他去。腳底千山走殺人，阿誰拔得虛空刺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承聞和尚親見南泉，是否？』州云：『鎮州出大蘿蔔頭。』」

頌曰：

牽爺帶祖逼將來，材也何緣養不材。落得一身渾是膽，家無儋石亦開懷。

舉：「麻谷持錫到章敬，遶禪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敬云：『是！是！』麻谷又到南泉，遶禪床三匝，振錫一下，卓然而立。泉云：『不是！不是！』麻谷當時云：『章敬道是，和尚為什麼道不是？』泉云：『章敬即是，是汝不是。此是風力所轉，終成敗壞。』」

頌曰：

轉處不停輪，迅機如掣電，拈卻是與非，古今常對面。見不見，撒出明珠顆顆圓，旁人眼裏添花片。咄！

舉：「定上座問臨濟：『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』濟下禪床擒住，與一掌，便托開。定佇立，傍僧云：『定上座何不禮拜？』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」

頌曰：

辣掌風生沒面情，豈同黃檗老婆心？家貧無奈重遭劫，立地教伊斷命根。

舉：「陳操尚書看資福，福見來，便畫一圓相。操云：『弟子恁麼來，早是不著便，何況更畫一圓相？』福便掩卻方丈門。」

頌曰：

金圈直下向人拋，透得方知眼目高，生小腳跟紅線斷，等閒平步上青霄。

舉：「仰山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云：『廬山。』山云：『曾遊五老峰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曾到。』山云：『闍黎不曾遊山。』雲門云：『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』」

頌曰：

出草之談，有誰能搆？轉腦回頭，殊不唧溜。逼塞虛空無路行，芒鞋踏踏隨人後。忽翻騰，解哮吼，金毛師子消一個。

舉：「文殊問無著：『近離甚處？』無著云：『南方。』殊云：『南方佛法如何住持？』著云：『末法比丘少奉戒律。』殊云：『多少眾？』著云：『或三百，或五百。』無著問文殊：『此間如何住持？』殊云：『凡聖同居，龍蛇混雜。』著云：『多少眾？』殊云：『前三三，後三三。』」

頌曰：

相逢狹路轉身難，開口無端落二三，眨得眼來俱打失，天涯何處覓同參？

舉：「長沙一日遊山，歸至門首，首座問：『和尚什麼處去來？』沙云：『遊山來。』首座云：『到什麼處來？』沙云：『始隨芳草去，又逐落花回。』座云：『大似春意。』沙云：『也勝秋露滴芙蕖。』」

頌曰：

穩坐家堂未為寶，出草何妨重入草？春光踏爛石頭香，一片好山青不了。

舉：「盤山垂語云：『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？』」

頌曰：

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。水不洗水，金不博金。夜來風雨交相鬥，花落門前一寸深。

舉：「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：『祖師心印，狀似銕牛之機，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。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？不印即是？』時有盧陂長老出問：『某甲有銕牛之機，請師不搭印。』穴云：『慣釣鯨鯢澄巨浸，卻嗟蛙步輾泥沙。』陂佇思，穴云：『長老何不進語？』陂擬議，穴打一拂子。穴云：『還記得話頭麼？試舉看。』陂擬開口，穴又打一拂子。牧主云：『佛法與王法一般。』穴云：『見個什麼道理？』牧主云：『當斷不斷，返招其亂。』穴便下座。」

頌曰：

銕牛機，誰觸？妙用無方轉轆轤。去印住兮未許回眸，住印破兮那容置足？赤手生擒火聚中，何煩背地抽金鏃？佛祖從來不為人，擬欲談時舌頭禿。

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』門云：『花藥欄。』僧云：『便恁麼去時如何？』門云：『金毛獅子。』」

頌曰：

花藥欄邊春爛熳，誰知下有毒蛇窠。一朝踏著親遭螫，千聖從教骨髓枯。

舉：「陸亙大夫與南泉語話次，陸云：『肇法師道：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」也甚奇怪。』南泉指庭前花召大夫

云：『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』」

頌曰：

指出庭花叫一聲，幾人夢裏強惺惺。掀翻色相尋玄路，錯打南柯第十更。

舉：「趙州問投子：『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？』投子云：『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』」

頌曰：

死去活來無氣息，投明禁夜絕途程。二員古佛光交射，瓦礫荊榛盡坦平。

舉：「龐居士辭藥山，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，居士指空中雪云：『好雪片片，不落別處。』時有全禪客云：『落在甚麼處？』士打一掌。全云：『居士不得草草。』士云：『汝恁麼稱禪客，閻老子未放汝在。』全云：『居士作麼生？』士又打一掌，云：『眼見如盲，口說如啞。』」

頌曰：

洞然一色透還難，千古叢林作笑端。翻轉面皮遭毒手，主賓道喪腳頭寬。

舉：「僧問洞山：『寒暑到來如何迴避？』山云：『何不向無寒暑處去？』僧云：『如何是無寒暑處？』山云：『寒時寒殺闍黎，熱時熱殺闍黎。』」

頌曰：

唱歌須郢人，運斤推大匠。拍拍是陽春，全鋒無一向。霜威凜凜骨毛寒，爍石流金底模樣。不動纖塵致太平，月明簾外添惆悵。

舉：「禾山垂語云：『習學謂之聞，絕學謂之鄰。過此二者，是為真過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真過？』山云：『解打鼓。』又問：『如何是真諦？』山云：『解打鼓。』又問：『即心即佛即不問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』山云：『解打鼓。』又問：『向上人來時如何接？』山云：『解打鼓。』」

頌曰：

禾山伎倆秖些些，毒鼓當軒信手撾，千古家聲轟宇宙，從教佛祖眼迷麻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』州云：『我在青州作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』」

頌曰：

火浣冰綃類不同，金刀玉尺漫裁縫。禪流總向青州問，生怕宗師打脫空。

舉：「鏡清問僧：『門外是什麼聲？』僧云：『雨滴聲。』清云：『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。』僧云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清

云：『洎不迷己。』僧云：『洎不迷己，意旨如何？』清云：『出身猶可易，脫體道應難。』」

頌曰：

虛簷滴瀝雨聲寒，迷己眾生被熱謾，誰解碧渠花下水，等同滄海怒濤觀。

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如何是法身？』門云：『六不收。』」

頌曰：

笑殺雲門六不收，一時翻轉尾和頭。風吹日炙無人識，模樣看看鬼見愁。

舉：「王太傅入招慶煎茶，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，朗翻卻茶銚，太傅見，問上座：『茶爐下是什麼？』朗云：『捧爐神。』太傅云：『既是捧爐神，為什麼翻卻茶銚？』朗云：『仕官千日，失在一朝。』太傅拂袖便去。明招云：『朗上座喫卻招慶飯了，卻去江外打埜榔。』朗云：『和尚作麼生？』招云：『非人得其便。』」

頌曰：

打翻茶銚俗官嫌，覆水難收等逝川。涓滴興波能幾幾，空教雷火霹青天。

舉：「三聖問雪峰：『透網金鱗以何為食？』峰云：『待汝出網來向汝道。』聖云：『一千五百人善知識，話頭也不識。』峰云：『老僧住持事繁。』」

頌曰：

擺尾搖頭戲碧川，不煩雷雨送歸天。曲鉤直釣齊拋卻，誰羨絲綸掌上懸。

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如何是塵塵三昧？』門云：『缽裡飯，桶裏水。』」

頌曰：

缽裡是飯，桶裏是水。逐塊韓盧，咬人師子。自家有病自家醫，不用燒錢重引鬼。

舉：「雪峰住菴時，有兩僧來禮拜，峰見來，以手托庵門，放身出云：『是甚麼？』僧亦云：『是甚麼？』峰低頭歸菴。僧後到巖頭，頭問：『甚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嶺南來。』頭云：『曾到雪峰麼？』僧云：『曾到。』頭云：『有何言句？』僧舉前話，頭云：『他道甚麼？』僧云：他無語，低頭歸庵。頭云：『噫！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，若向伊道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。』僧至夏末，再舉前話請益，頭云：『何不早問？』僧云：『未敢容易。』頭云：『雪峰雖與我同條生，不與我同條死，要識末後句，只這是。』」

頌曰：

末後句，為君說，兩口分明無一舌。低頭歸去絕商量，叢林浩浩成途轍。途轍成，路縱橫，羊腸雖險惡，依舊有人行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久響趙州石橋，到來只見略彴。』州云：『汝只見略彴，且不見石橋。』僧云：『如何是石橋？』州云：『度驢度馬。』」

頌曰：

趙州石橋度驢馬，橫身異類真瀟灑。貪他腳跡蹉程途，更買草鞋繞天下。

舉：「馬大師與百丈行次，見埜鴨子飛過，大師云：『是什麼？』丈云：『埜鴨子。』大師云：『什麼處去也？』丈云：『飛過去也。』大師遂扭百丈鼻頭，丈作忍痛聲，大師云：『又道飛過去也。』」

頌曰：

生機滿目隨他去，縵天網子網不住。鼻孔拽脫可憐人，斷送渾家在岐路。

舉：「雲門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云：『西禪。』門云：『西禪近日有何言句？』僧展兩手，門打一掌。僧云：『某甲話在。』門卻展兩手，僧無語，門便打。」

頌曰：

風前展手絕毫釐，喫棒吞聲若個知？駕與青龍騎未得，謾嫌平白把人欺。

舉：「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，源拍棺云：『生邪？死邪？』吾云：『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』源云：『為什麼不道？』吾云：『不道，不道。』回至中路，源云：『快與某甲道，若不道，打和尚去也。』吾云：『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。』源便打。後道吾遷化，源至石霜，舉似前話，霜云：『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』源云：『為什麼不道？』霜云：『不道，不道。』源於言下有省。源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，從西過東，霜云：『作什麼？』源云：『覓先師靈骨。』霜云：『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覓什麼先師靈骨？』源云：『正好著力。』太原孚云：『先師靈骨猶在。』」

頌曰：

打了不知真痛癢，死來方悟活機關。黃金鎖骨饒尋得，也是重添熠後瘢。

舉：「良禪客問欽山：『一鏃破三關時如何？』山云：『放出關中主看。』良云：『恁麼則知過必改。』山云：『更待何時？』良云：『好箭放不著所在。』便出。山云：『且來，闍

黎！』良回首，山把住云：『一鏃破三關即且止，試與欽山發箭看。』良擬議，山打七棒云：『且聽這漢疑三十年。』」

頌曰：

關中主，誰辨取，點肋點胸徒自許。囓鏃機危善者稀，射虎將軍空沒羽。報君知，莫莽鹵，大地荒來無寸土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如何是不揀擇？』州云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』僧云：『此猶是揀擇。』州云：『田厙奴！什麼處是揀擇？』僧無語。」

頌曰：

虛空體非群相，背面曾無兩樣。若將方位論量，大似作模罔象。如何？若何？三十拄杖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，是時人窠窟否？』州云：『曾有人問我，直得五年分疏不下。』」

頌曰：

五年分疏不下，作者全無柄把。快須脫臼離窠，莫更鑽龜打瓦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纔有語言是揀擇，和尚如何為人？』州云：『何不引盡這語？』僧云：『某甲只念到這裏。』州云：『只這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」

頌曰：

彌盧不高，滄海非廣。趙州為人，古今標榜。蕩盡歸來，切忌鹵莽。

舉：「雲門以拄杖示眾云：『拄杖子化為龍，吞卻乾坤了也。山河大地，甚處得來？』」

頌曰：

頭角崢嶸桃浪奔，乾坤吞盡出無門，如今落在山僧手，一棒須教血一痕。

舉：「風穴垂語云：『若立一塵，家國興盛；不立一塵，家國喪亡。』」

頌曰：

若立一塵家國盛，不立一塵家國亡。埜老豈知堯舜力，君王休更說垂裳。

舉：「雲門示眾云：『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。拈燈籠向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。』」

頌曰：

掀翻宇宙及玄關，放出神光一道閒。堪笑春池忙拾礫，寶山入後竟空還。

舉：「外道問佛：『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』世尊良久，外道讚歎云：『世尊大慈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』外道去後，阿

難問佛：『外道有何所證，而言得入？』佛云：『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』」

頌曰：

有無不問雙提脫，便當展足行空闊。更待圉人鞭影搖，可憐皮下原無血。

舉：「巖頭問僧：『什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西京來。』頭云：『黃巢過後，還收得劍麼？』僧云：『收得。』巖頭引頸近前云：『囚！』僧云：『師頭落也。』巖頭呵呵大笑。僧後到雪峰，峰問：『什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巖頭來。』峰云：『有何言句？』僧舉前語，雪峰打三十棒趕出。」

頌曰：

三十烏藤正令行，嫌他賞罰太分明。黃巢過後誰收劍，持繞天涯報太平。

舉：「梁武帝請傅大士講《金剛經》，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，便下座，武帝愕然。誌公問：『陛下還會麼？』帝云：『不會。』誌公云：『大士講經竟。』」

頌曰：

揮案一聲同霹靂，玄音妙旨俱狼藉。美味不中飽人餐，笑煞誌公旁說食。

舉：「仰山問三聖：『汝名什麼？』聖云：『惠寂。』仰山云：『惠寂是我。』聖云：『我名惠然。』仰山呵呵大笑。」

頌曰：

你心頭似我心頭，是馬何須喚作牛。卻怪口鬆輕說破，笑聲響落幾千秋。

舉：「南泉、歸宗、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，至中路，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：『道得即去。』歸宗於圓相中坐，麻谷作女人拜。泉云：『恁麼則不去也。』歸宗云：『是什麼心行？』」

頌曰：

一伙美泥團漢子，小原非弟大非兄。堂堂官路平如砥，誰信生涯各自行。

舉：「溈山、五峰、雲巖同侍立百丈，百丈問溈山：『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？』溈山云：『卻請和尚道。』丈云：『我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喪我兒孫。』」

頌曰：

卻請和尚道，不落尋常併玄妙。滄溟浪息天無雲，八面清風紅日照。

舉：「百丈復問五峰：『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？』峰云：『和尚也須併卻。』丈云：『無人處斫額望汝。』」

頌曰：

和尚也併卻，敵勝驚群展謀略。直饒黑白未分前，好手何曾錯一著。

舉：「百丈又問雲巖：『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？』巖云：『和尚有也未？』丈云：『喪我兒孫。』」

頌曰：

和尚有也未，倉扁何曾知藥忌。是草拈來便殺人，到底問誰明活意。

舉：「僧問馬大師：『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直指西來意。』馬師云：『我今日勞倦，不能為汝說，問取智藏去。』僧問智藏，藏云：『何不問和尚？』僧云：『和尚教來問。』藏云：『我今日頭痛，不能為汝說，問取海兄去。』僧問海兄，海云：『我到這裏卻不會。』僧舉似馬大師，馬師云：『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』」

頌曰：

離四句，絕百非，大家相聚喫莖虀。是他父子雖同病，忌口誰知勝上醫。

舉：「金牛和尚每至齋時，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云：『菩薩子喫飯來。』」

頌曰：

飯桶舁來香氣浮，堂前笑煞老金牛，杓柄短長休計較，秖要諸人飽便休。

舉：「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，烏臼問：『定州法道何似這裏？』僧云：『不別。』臼云：『若不別，更轉彼中去。』便打。僧云：『棒頭有眼，不得草草打人。』臼云：『今日打著一個也。』又打三下，僧便出去，臼云：『屈棒元來有人喫在。』僧轉身云：『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裡。』臼云：『汝若要，山僧回與汝。』僧近前奪臼手中棒，打臼三下，臼云：『屈棒，屈棒。』僧云：『有人喫在。』臼云：『草草打著個漢。』僧便禮拜，臼云：『卻恁麼去也。』僧大笑而出，臼云：『消得恁麼，消得恁麼。』」

頌曰：

一拳還一拳，一踢還一踢。伯牙與子期，不是閒相識。

舉：「丹霞問僧：『甚處來？』僧云：『山下來。』霞云：『喫飯了也未？』僧云：『喫飯了。』霞云：『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？』僧無語。」

頌曰：

施者受者俱瞎漢，盡其機來明一半，世間隨例喫飯人，直須列下重加勘。

舉：「僧問雲門：『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』門云：『餬餅。』」

頌曰：

韶陽爐灶甚鮮新，胡餅馨香貨物真。一等現錢成買賣，攙行奪市更無人。

舉：「古有十六開士，於浴僧時隨例入浴，忽悟水因。雪竇云：『諸禪德！作麼生會他道玅觸宣明成佛子住？也須七穿八穴始得。』」

頌曰：

妙觸宣明喜復喜，通身知是自家底。休圖入水見長人，一物也無當再洗。

舉：「僧問投子：『一切聲是佛聲，是否？』投子云：『是。』僧云：『和尚莫[尸@豕]沸碗鳴聲。』投子便打。又問：『麤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，是否？』投子云：『是。』僧云：『喚和尚作一頭驢，得麼？』投子便打。」

頌曰：

投子機輪固奇絕，這僧卻也善輸籌。可憐驅奪曾無術，白日空來作小偷。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？』趙州云：『急水上打毬子。』僧復問投子：『急水上打毬子，意旨如何？』投子云：『念念不停流。』」

頌曰：

見人解笑不知名，大地山河似掌平。天上麒麟原有種，卻憑古佛辨英聲。

舉：「僧問藥山：『平田淺草，麈鹿成群，如何射得麈中麈？』山云：『看箭！』僧放身便倒。山云：『侍者！拖出這死漢。』僧便走。山云：『弄泥團漢有什麼限？』」

頌曰：

擎頭戴角來，架箭張弓接。得路便翻身，機關何迅捷。別，別，淺草平田有餘烈。

舉：「僧問大龍：『色身敗壞，如何是堅固法身？』龍云：『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』」

頌曰：

山花似錦，澗水如藍，髑髏乾盡，始許相諳。刺破眼睛無避處，曼殊室利是同參。

舉：「雲門示眾云：『古佛與露柱相交，是第幾機？』自代云：『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』」

頌曰：

南山一片雲，北山一陣雨。古佛本無言，露柱卻有語。雲門跛足師，趁口多欺汝。若問第幾機，今口憑誰舉。

舉：「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『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』文殊曰：『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』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『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』雪竇云：『維摩道什麼？』復云：『勘破了也。』」

頌曰：

文殊走卻金毛，維摩卷卻銕舌，須知古路無蹤，不用循途守轍。

舉：「僧到桐峰庵主處，便問：『這裡忽逢大虫時又作麼生？』庵主便作虎聲，僧便作怕勢，庵主呵呵大笑。僧云：『這老賊！』庵主云：『爭奈老僧何？』僧休去。」

頌曰：

草窠裡，跳一個，秖瞻前，靡顧後。雖然氣可食全牛，伏肉何曾肯轉頭？可憐獵人輕放過，長林風起至今愁。

舉：「雲門垂語云：『人人盡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作麼生是諸人光明？』自代云：『廚庫三門。』又云：『好事不如無。』」

頌曰：

三門廚庫常相對，見如不見何曾會。別有神光照膽寒，也須一捏百雜碎。

舉：「雲門示眾云：『藥病相治，盡大地是藥，那個是自己？』」

頌曰：

盡大地是藥，那個是自己。直饒化三千，依舊可知禮。

舉：「玄沙示眾云：『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，忽遇三種病人來，作麼生接？患盲者，拈鎚豎拂他又不見；患聾者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啞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得。且作麼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』僧請益雲門，雲門云：『汝禮拜著。』僧拜起，雲門以拄杖挃，僧退後，門云：『汝不是患盲。』復喚：『近前來。』僧近前，門云：『汝不是患聾。』門乃云：『還會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會。』門云：『汝不是患啞。』僧於此有省。」

頌曰：

玄沙死盡活人，雲門活盡死漢。可憐瘖啞盲聾，到處牽行搭伴。掌中一粒大還丹，萬兩黃金曾不換。

舉：「雲巖問道吾：『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？』吾云：『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。』巖云：『我會也。』吾云：『汝作麼生會？』巖云：『遍身是手眼。』吾云：『道即太煞道，只道得八成。』巖云：師兄作麼生？吾云：『通身是手眼。』」

頌曰：

通身遍身，俱是手眼。咄哉文殊，不用揀選。

舉：「僧問智門：『如何是般若體？』門云：『蚌含明月。』僧云：『如何般若用？』門云：『兔子懷胎。』」

頌曰：

蚌含明月兔懷胎，潑水那堪又撒灰。淨地無端遭污卻，順憑風雨長莓苔。

舉：「鹽官一日喚侍者：『與我將犀牛扇子來。』侍者云：『扇子破也。』官云：『扇子既破，還我犀牛兒來。』侍者無對。」

頌曰：

侍者無牛明是詐，鹽官扇破漫尋蹤。清風滿掘難收拾，所用誰知各不同。

舉：「世尊一日陞座，文殊白椎云：『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』世尊便下座。」

頌曰：

椎聲塞殺懸河口，下座忙忙外邊走。箇個尋伊腳板蹤，錯過靈山師子吼。

舉：「僧問大光：『長慶道：「因齋慶讚。」意旨如何？』大光作舞，僧禮拜，光云：『見個什麼便禮拜？』僧作舞，光云：『這埜狐精。』」

頌曰：

學我者拙，似我者死，堪笑諸方，出口入耳。一模脫出當風流，爭及雲門六不收？要得千差同入炤，直須頂上豁雙眸。

舉：「《楞嚴經》云：『吾不見時，何不見吾不見之處？若見不見，自然非彼不見之相。若不見吾不見之地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？』」

頌曰：

墨黑漆處行一步，忽然絆倒全身墮。信手摸得大錠金，不是福兮定是禍。

又

漁郎自別武陵溪，曲曲桃花舊路迷。身在其中不知止，仙凡從此隔雲泥。

舉：「長慶有時云：『寧說阿羅漢有三毒，不說如來有二種語。不道如來無語，只是無二種語。』保福云：『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』慶云：『聾人爭得聞？』保福云：『情知你向第二頭道。』慶云：『作麼生是如來語？』保福云：『喫茶去。』」

頌曰：

聾者不聞，且喫茶去。一人得口，一人失耳。山僧今日有麤言，何如道個可惜許？

舉：「趙州上堂云：『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內裡坐。』」

頌曰：

水火無情殺活殊，更教打併入紅爐。這回不用提真佛，纔有絲毫涉異途。

舉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若為人輕賤，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。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。』」

頌曰：

少小龍沙慣射鵰，歸來那怕陣雲高。縱然不得封侯印，誰敢當鋒犯寶刀。

舉：「天平和尚行腳時參西院，常云：『莫道會佛法，覓個舉話人也無。』一日，西院遙見，召云：『從漪。』平舉頭，西院云：『錯。』平行三兩步，西院又云：『錯。』平近前，西院云：『適來這兩錯，是西院錯？是上座錯？』平云：『從漪錯。』西院云：『錯。』平休去，西院云：『且在這裡過夏，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。』平當時便行，後住院謂眾云：『我當初行腳時，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，連下兩錯，更留我過夏，待共我商量。我不道恁麼時錯，我發足向南方去時，早知道錯了也。』」

頌曰：

喚回兩錯儘淆訛，行腳高流會也麼？向後忽然思拔本，鑽天鷂子過新羅。

舉：「肅宗帝問忠國師：『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』國師云：『檀越踏毗盧頂上行。』帝云：『寡人不會。』國師云：『莫認自己清淨法身。』」

頌曰：

莫認清淨身，直踐毘盧頂。咄哉老南陽，寒濤翻古井。

舉：「僧問巴陵：『如何是吹毛劍？』巴陵云：『珊瑚枝枝撐著月。』」

頌曰：

照雪光芒射斗寒，珊瑚枝上月團圞，秖消一句酬恩了，不用黃金白玉盤。

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卷第五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